

詩

觸蜀

詩觸卷五

朱川水田居士賀賂

著

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疊疊文王令聞不已陳錫
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
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
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
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
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
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禎築牆所立之兩木也。亦曰翰亦曰榦榦今人誤寫作幹朱子曰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謂之夜叉橫曰榎直曰榦裸古灌字通用王正裸后亞裸而殷士助祭行灌鬯耳灌謂

以圭贊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也黼綉於裳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黼商與周同尋則商冠之制也夏曰收商曰尋周曰冕○周公以此詩戒成王其大意不過法文王而已法文王法其敬也文以其敬受命于孫亦法文之敬以配命中間監殷一段乃就法文王中生出發論波瀾非既法文王又監於殷也故通篇以儀刑文王為主儀刑文王即所以配命命者天人之通也○首章文王在上尊瞻之至如在其上也衆人汨沒於嗜慾情識之間故其死也幽而在地聖人清明在躬故其死也昭而在天在地則為鬼在天則為神神之昭德之顯也德不能與天為一神之漸滅也久矣今曰於昭德也德不顯所以深嘆其顯不時所以深嘆其時也若謂周之受命則新於文王矣有周豈不顯而帝命豈不時乎試觀文王之神今且安在乎一升一降無不在上帝之左右此其所以於昭于天也蓋略言之則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詞已畢矣然
臣子揄揚之意則低徊而無已故復以德之顯申言
其昭而以命之時申言其新又以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申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蓋就前意而反覆咏嘆
之也二章疊疊猶勉勉也文王之德勤而無怠非有
所勉而若有所勉名從實生故疊疊不已而令聞亦
不已也陳錫哉周毛鄭皆云哉與載同猶言始也謂
敷恩惠以造始周國也朱註云哉與載同猶言始也謂
於周也似毛解於文理頗煩侯維也本譬嫡支譬庶
繼文王孫子則其本百世為天子其支百世為諸侯
大夫且非特文王孫子也凡周之臣子其德亦光明
俊偉豈不顯乎其亦世也保世滋大與國匹休凡此
皆文王德澤之遠而令聞不已之驗也三章承上章
言周士傳世甚顯而其謀猷翼翼以恭敬也美哉此
多士生此文王之國亦惟文王之國乃克生此多士
華雖上天之保佑而實王化之薰陶則信乎足以為

周之楨祿矣多士由文王以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
士以寧猶粟為農夫所植而農夫得粟以為食蠶為
桑女所飼而桑女得蠶以為衣自然之報也四章穆
穆言敬德之深遠也文王敬無可擬似故以穆穆想
像之而已穆穆深遠此明體也凡人怠則必昏敬則
必明緝熙者貞明也貞明之體原無間斷非有以緝
之而若有以緝之緝熙則其無不敬可知也敬怠者
天命去來之本商周廢興之機也故又言天命集矣
試觀有商孫子其數甚衆然上帝天命既集則盛德
不可為衆而皆維服于周矣維服于周此武王後事
也當文王時猶方伯也縱三分有二亦就人心向背
言之耳當時有商孫子豈遽臣周蓋周公歸美先德
故就成王時助祭所見者而推其受命之本言之也
五章天命靡常一句最為警惕靡常者善則就而惡
則去也膚容貌之美敏應事之捷也三恪皆以客禮
遇之故服其黼鬪猶用商之衣冠夫以商之孫子服

商之服以奉周之祭天命靡常最可念也故呼成王之蓋臣而告之曰汝其無念爾祖乎無念者念也成王而反於王之蓋臣乃所以深於戒王也六章修德者念祖之實事也修德則合於天命矣永言者心與口常相念也自求多福求其在我不必求之天也求福在我則不獨天無權卽祖宗亦無權矣不觀殷之先乎當其未喪亦曾克配上帝矣我周今日之盛猶殷先王之盛也故曰宜監于殷峻命不易不易卽所謂靡常也七章言既知命之不易則當思所以永命者無使天命遽于爾躬而止也宣昭義問所以布善譽也古人論名必與實俱故宣昭義問亦所以修德也有虞殷自天謂喪殷廢興之事於天也然欲度天命而上天之事杳無聲臭惟文王在上於路于天文王卽天也但儀刑文王則萬邦信之亦如其信文王矣天命與人心不遠故言乎萬邦則配命可知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
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

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上帝臨之
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原彭彭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親迎之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註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舟維連四船方舟并兩船特舟單船駟馬白腹曰駟檀弓曰戎事乘駟蓋因武王所乘遂為常法也○此亦周公作以戒成王前敘文王之德後及武王伐商之事以見天命之不易集而祖宗得天下非苟然也全詩以明明在下赫赫在土為一篇之要領以後歷言周家父子相孫夫婦君臣皆盛德之所湊集節節與明明赫赫二句相聯絡然其關繫則在文武二人而武王之功又必本之文王蓋善必歸

親亦武王志也故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首章泛言天人之道也明明者明而又明也明在下君之德光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靈爽不可褻也在下在上此天人相與之際也赫赫則可信矣所以難信者善則就而惡則去耳惟其難信此紂所居天位也所繫正適也亦不得挾四方而蓋有使之不得挾四方者也所以使之者天也威神在天則天子雖天位正適至於天而天子失其尊矣二章言天生聖母以產文王也天之生聖人不偶為聖人之母亦自不偶故凡稱聖人必本其所自出猶生民言后稷而追及姜嫄長發言契而追及有娥也曰仲任者從其父母言之曰嬪從其夫言之曰大任則從其子言之若曰此摯君之中女王季之元配而文王之生母也乃及王季猶言乃與王季也維德之行猶言一維德是行也但言大任之德而王季之德

雖略舉而自見此作者錯綜變化之妙也三章言天
人交與文王也敬者德之興也敬之至者其德愈太
而心愈小故能昭事上帝而聿懷多福昭明也敬以
昭為體故言敬止則曰緝熙言小心則曰昭事也天
人相感皆一志之所通也故帝曰予懷明德而此曰
聿懷多福聿懷多福未嘗有心於邀福也小心翼翼
而已小心翼翼而福自集則非有以邀之而若有以
懷之也厥德不同者敬之所為也一有不敬回莫大
焉不同之德未嘗有心於方國而方國自我受之夫
豈偶然哉四章言天又生淑德為文王配也天之赫
赫在上則其監在下矣有命既集者商將為周也天
有所厭必有所與非監觀之久豈易集乎不言方集
而言既集者謂當文王時天意已決矣故於其初年
而默定其配洽陽渭涘大邦有子皆非人之所為也
天也大邦華國也大邦氣勢所在英靈鍾馬所謂深
山大澤實產龍蛇者也五章文王親迎也覲譬也言

大妣之德與天伯仲譬天之妹也古人用語巧不累
理如帝王曰天子賢士曰天民黃帝稱廣成曰天師
則雖謂賢女為天妹亦可也文定厥祥親迎之始事
也親迎于涓納采之終事也親迎之時比舟為梁昭
示後人敬皆禮也蓋殷時未為此制文王始之後遂
為沿禮也不顯其光德輝著而發祥遠也六章大妣
生武王也續謂大任在前大妣在後也篤謂文王開
之武王承之也保護也右助也變和也謂順天人之
所欲也師克在和天人之間微有慙德則戾氣應之
害氣乘之矣安得為變伐乎七章八章終言變伐大
商之事也如林言徒眾而不為用也如林之眾外實
而內虛三千之旅駢羸而氣盛故曰維予侯興末二
句設為眾勉武王之詞以見伐商之役武王所以奉
天而無私也當陳師牧野之時而較強弱計利害則
王心疑矣故眾勉之曰王奉天討上帝臨之豈可懷
疑以貳其心哉蓋眾情如此天意可知矣牧野洋洋

以下歷指周師之盛蓋人心所屬卽氣燄之所在不以形勢之強弱論也涼佐也或曰嚴肅之意變伐以德言肆伐以威言德與威合所以為王師也會朝會師之朝甲子昧爽也當癸亥之夕猶陰靈之蔽日也甲子昧爽一戰之後則穢濁洗而四海清明矣會朝清明言不崇朝而清明猶云一戎衣而有天下蓋其神速也

繇繇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樂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

廼宣廼飲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
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棟之陜陜度之
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廼立臯
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
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玆附子
曰有先後子曰有奔走子曰有禦侮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瓜蔓生大曰瓜小曰
瓠毛云瓠也蓋小瓜在枝間也朱子云瓜之近本

初生者必小至末而後大也蓋瓜之大始於穉比周
 之盛始於甚微也陶窑竈也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
 謂之陶復復也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蓋古
 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造但累土為之謂之
 複其土之高者則鑿為穴皆如陶然堇烏頭也烏頭
 與附子同根似烏烏之頭蜀人謂之堇草契即所謂
 楚煇也楚荆也卜者以楚煇之木燒之既然執之以
 灼龜也言周之原地肥美其所生菜雖苦如堇茶亦
 甘如飴也司空掌營國邑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
 故次召之司徒掌徒役之事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
 左祖右社其中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
 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
 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
 社稷焉五版為堵古人以牆為壁故多言版築之事
 磬畢同磬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周禮以磬鼓役事畢

者緩也蓋上之役下以仁欲其緩而弗急故以皋鼓
節之下之事上以義欲其速而有成故雖節之而不
能止也故曰鼙鼓弗勝考索隱天子五門皋門宮室
之郭門皋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皋門其庫門者則
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宮室之正
門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然書又自畢
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
別名也爾雅又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若諸侯三
門則庫雉路是也朱子謂大王初作皋應二門後尊
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築土以為
壇植木以依神有壇而無木曰冢土大社也周社武
王遂週立周社於天下以為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
社稷也柞一曰櫟榦一曰白榦實如耳璫紫赤可啖
二木皆叢生而有刺○前詩述文王而追美王季太
任此則復歸本於大王也然詩中大意與七月同也
月陳稼穡艱難以見祖宗之急於民事此詩陳勸造

艱難以見祖宗之篤於三業一則居幽時事一則遷
 岐後事也其敘大王獨詳則欲成王知周室起家於
 微歷盡險阻由陶復陶穴而遷岐而服昆夷與化虞
 芮此餘餘瓜瓞一語所以該通篇之喻也末章突出
 疏附後先奔走御侮四句作結與前意似不相蒙而
 語實相接作法奇甚歐陽永叔曰此篇初誦大王遷
 岐遷岐後乃曰文王蹶厥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
 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終知永叔此語者可與讀
 此詩矣○首章原居幽之始也公劉以前周甚微弱
 故以瓜瓞為喻而絲絲則不絕之義也國語云我先
 君不窳用失其官而自窳於戎狄之間蓋不窳奔窳
 於幽民幾無生至公劉而始居焉故大全劉氏曰厥
 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
 一初也蓋周室微而復振猶之初生也言大王而及
 公劉之自土沮漆見氣勢以漸而開也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二語蓋為下文築室作廟臯門應門張本然

七月之詩曰上入執宮功曰亟其乘屋豈必皆在窳
窳土室之中或者地近戎狄則板屋陶穴民間風俗
居半月二章由幽遷岐也來朝走馬三句見大王遊
狄遷岐持相地卜宅精神警策奕奕動人雖倉遠之
中整而且暇不為苟且此其所以開岐周無窮之業
也爰及二句鄭康成云與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
大姜之賢智也然則大姜內助之功已在大任大姒
之先矣三章定宅也地之美者徵於草木故堇荼之
苦者皆美蓋王氣所集也始謀之己既謀之人繼則
謀之龜先人事後卜筮則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四
章定民居授田畝也乃者始事之詞慰者慰其勞也
止者予以安也若分布其居於左右也疆理解見信
南山篇宣者導其滿洫歛者易其田疇也於是自西
水許而往東凡開國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為之
矣遷都大事今田居雖改而丘甸如故人情晏然百
務肅舉此所以為興王也五章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也俾立室家該宗廟門社而言也其繩則直以下則
揆其基址向背繩以直之築其垣墉版以載之而所
先者則宗廟也故曰作廟翼翼六章治宮室也上章
引繩束版非特作廟之事特先於作廟定其規模此
章治宮室特就束版者詳之故竟言築堵不復及引
繩束版猶作廟不言棟度削築也墾墾或土之人衆
也薨薨投土之聲衆也登登杵聲應也馮馮牆聲墜
也墾墾馮其狀薨薨登登馮馮寫其聲不言築牆而
築牆之事宛然目前如聞如見矣削墾者存脫版之
後削其重凸也牆脫則聲墜墜則聲重今其聲馮
馮焉則築者用力之厚可知矣此句猶詩人精於察
物之語足補考工所未滿者磬鼓弗勝如當食時則
擊鼓當息時則擊鼓今民自競勸鼓聲如弗能勝於
此寫出人心樂事之狀尤為入微七章作門社也門
社皆曰乃立者明始建也戎醜攸行則將然之事謂
他日舉大事則舉宜祭於此蓋兵凶戰危祭社以求

福宜故謂之宜祭也二門建而大社立大社既立而
大衆攸行岐周此時勃興之勢固已咄咄逼人矣八
章服昆夷也不殄不隕就大王言之柞斨以下則通
大王王季文王三世而言之謂其初雖有昆夷未服
之溫而不墜其贊其後祖孫相承積功累仁則昆夷
不期服而自服矣蓋周室屈伸顯晦之機如此然言
大王未畢驀漫文王珠絲馬跡妙在無痕中間暗補
王季草蛇灰線妙在不露岐周漸盛生齒漸繁他人
累言不盡者此則罕譬而喻但從木拔道通輕輕寫
出其辭簡而意已盡豈罪之甚不顯奔突故駢奔突
之甚張口喘息故喙維其喙矣則不暇他謀惟有喙
而已刻畫入微九章文王受命之事也質成者聽得
其平則無爭也蹶生者勃然奮出政與首章初生意
映帶生情且以終爪蹶之喻殊覺雋冷有味予者詩
人自稱也蓋詩人見王業非一時驟興亦非一人獨
建也故自念之曰文王所以繼大王而起者固有由

然蓋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之力也得此一結不獨作
全篇之波瀾且足補前詩所未及而於勸戒成王之
意亦無滲漏且意合不盡若結外更有無窮議論妙
其疏附者導下親上使疏者皆附也先後者引君當
道導先而相後也奔走者傳宣君德使人歸趨
之也禦侮者折衝之材也此所謂文王四友也

凡凡棫樸薪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
右奉璋奉璋我我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
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棫小木叢生有刺材理全白
直理易破可為犢牛輻又可為矛戟矜樸謂根枝相

附而生也。禋，積以待其乾而用之。蓋薪之用於今日，禋之用於他日也。璋，瓚也。半圭曰璋。蓋王執圭瓚以行，正裸諸士各執璋瓚以助亞裸也。網，紀鄭云以網罟喻為政張之為網，理之為紀。孔穎達曰：網者網之，大繩舉網為張，網之具故曰張之為網。紀者別理絲縷故曰理之為紀。○文王能官人，此其所以得人也。首三章言得人，後二章言文王能作之，又能網之。紀之此則官人之方而左右所以趣也。○首章以山木茂盛興賢人衆多也。辟王謂文王濟濟敬容也。趣也。左右趨之兼指髦士六師而言。然非髦士六師所能盡也。二章三章國之大事在於祀戎，故以二者言之。奉璋助祭也。戔戔則奉璋時盛壯之容也。髦士，俊宜美其無所不宜也。言涇舟舉當時所見以為興也。文王未有六師，言六師者後人追美之辭耳。六師及之者言汲汲恐後不濟成命而至也。蓋偶舉此二事以見其得人之盛。非專於此二事得人也。四章雲漢

亘古倬然其為章于天非一日文王自少至老以鼓
舞賢才者非一人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興者作之之謂也然則文王作人之盛自豪傑而凡
民無不勃然而興者由其壽考也故曰聖人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成五章金玉質也追琢文也金玉自然
之質質之至者文亦至焉追之琢之即成章矣以興
文王之德之純勉勉不已即網紀四方矣四方者文
王精神之所在也精神無在而無所不在網以總之
而在焉紀以理之而在焉蓋聖人之與四方猶一
身惟其精神無所不在故其筋絡毛髮觸之皆靈牽
之皆動然則網紀四方者乃聖人之筋
絡毛髮所以觸之而靈牽之而動者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

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序曰受祖也。楛似荆而赤禹貢所謂惟箇籥楛是也。榛可充邊楛可為矢玉瓚圭瓚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為中央形如槃容五升口徑八寸孔氏曰瓚如勺為槃為盛之故形如槃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鬯酌而裸之其酒黃色在器流動故曰黃流按秬黑黍一稊二米鬱金草也其草似蘭體銳圓似蟬色黃似金煮以合鬯所以灌也本草云其花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二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五月間采之即香遠方鬱人所貢也產鬱林郡中及蜀地鬯冲氣也周人尚臭以鬱草

芬芳條暢故謂之苞也傳曰苞草生庭又曰德至於地則萇莢起拒苞出此之謂也○此詩續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蓋以君子指大王王季也紫陽謂此咏歌文王之德是又以君子指文王也若以受祖言則文王亦受祖也但漢儒之說未必無據耳至詩皆從君子德福之相因者反覆而贊嘆之而豈弟則其所以為德也人世福祿皆樂易之氣所凝故豈弟君子每章及之○首章言受祿以德也培塿所以不產松柏者其氣薄也旱山之足則草木所以望澤者莫不資其深厚矣豈弟樂易祿必集焉君子豈以豈弟于祿哉但自詩人言之則見以為于祿之道莫宜於是焉耳若曰彼所致福者非他乃豈弟也語以拘而愈靈句以縮而愈深意以折而愈合今人無此筆力矣次章言德福以類應也金壘不陳濁醪而黃流必注圭瓚此福祿所以必降於豈弟也降者不期然而至若從天而

降也三章言君子一致福不自一身而止又能錫福於人使天下之人名修其行而昌其邦也鳶魚各適其性而已其飛其躍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則豈弟君子何不作人乎蓋君子在上使人自鼓自舞勃然興感而不知誰之為之者猶鳶魚之不自已於飛躍也四章五章言德盛者神歆以咏歎豈弟之必獲福也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矣非藉牲酒以致之而牲酒皆德馨所薦也此章不言豈弟而豈弟之意在焉又言木茂者人之所燎德盛者神之所慰也豈弟君子豈欲得為善之利哉以其為神所慰勞自應予以為善之利耳六章原其致福之本也福莫大於子孫故以葛藟延蔓於條枚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德而昌熾也夫豈有覬覦僥倖於其間哉一有覬覦僥倖之心即為回邪矣求福不同與干祿豈弟句呼應表記引此詩而言君子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功又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可以得求福不回之義矣故

大明之詩之言文王也亦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孚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序曰文王之所以聖也○孔穎達曰大姜大任大妣皆稱大者尊稱也武王妃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又曰春秋傳云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郈雍曹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此特其見

於書者耳然亦可見其多故曰百斯男○首章言文王之聖本於大任而成於大妣也思語詞言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能媚愛於大姜以盡婦道而大妙又能嗣其美聲不如忌而子孫衆多也專言大任者蓋王季之德人所易見故稱文王而及其母妻以見天之生聖人非偶而成之者非一端也二章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國家也承上言惟文王之聖非偶故格先公而鬼神歆之齊家而家國順之舉此二者而幽明該矣然上言大妣嗣徽音此云刑于寡妻者見大妣雖有內助之力然儀刑之者則文王也御治也刑法也謂肅以濟其愛也陳止齋曰古人於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為言蓋其法近於忍不止於異也三章推而進之見文王所以事神齊家者和且敬也誰難和也刑疑於肅誰在宮以肅為和之至也肅肅敬也惠疑於和肅肅在廟以惠為肅肅之至也蓋文王之和且敬無事

不有無時不然非有所作而致也我之自處雖不可見而其戒慎則常若有赫然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而其操存則常若有守而勿失者所謂文王之德之純也四章言文王之聖不受人損亦不待人益也戎疾大難也大難之來聖人所不能免文王雖不殄之使無而光大之德終無瑕玷所謂樂天者也且其性與天合有所聞固為法矣即無所前聞而亦未嘗不合於法焉不必學古始獲也有諫者固相入矣即無諫之者而亦有人於道焉不必從諫乃聖也五章言文王之化及於天下也此與前章凡兩言肆者皆指其効而言古之人指文王也譽聲望髦俊人也天下之成人小子皆賴文王以有成由文王德盛無厭故天下之士譽起而才俊如此也樸棫早麓兩言退不作人此詩言譽髦斯士見聖之所以為聖必以造就人才為量也然則雲漢為章千古常在焉飛魚躍天機流行即所謂古之人無教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具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允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
榑啓之辟之其榿其椐攘之剔之其縻其柘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
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
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散羨誕先登于
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
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
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草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宗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
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第第崇墉仡
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序曰美周也。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孔穎達曰立
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生木自倒枝
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濯木叢生者也樹木行生者
也毛傳曰樹柄也江東呼小栗為柄即茅栗也檉河
柳也今河邊小楊赤莖者是也陸氏曰一名兩師松
葉似松椹榿也陸氏曰節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
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屨山桑也柘木裏有文可旋為
器屨柘二木其葉皆可飼蠶又可為弓幹稗雅云桑
實曰甚柘實曰佳言佳鳥性所食也蠶書曰柘葉飼
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考工記曰弓

人取材柘為上，櫨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故弓材莫良於檠、柘也。毛云：鈞、鈎、梯也。所以鈞引上城者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皆攻城之具。墉城也。馘割耳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也。鄭箋云：訊言也。執所得生者而訊問以言也。類禡皆師祭也。毛傳曰：在內曰類，在外曰禡。禮曰：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蓋將出師則類祭上帝，至所征之地而禡祭黃帝。蚩尤始造軍法者也。此章序云：美周也。而續序則云天鑿代殷，莫如周。周世修德，莫如文王。最得詩人立言之意。蓋此詩言文王受命皆天也。天視四方，求可以代殷者，莫如文王。然文王之受命自大王、王季時已先定矣。緜、緜、章追述王業本於大王，而因及文王，其言文王皆意在大王不在文王也。但言大王則無波瀾，故必以文王為餘興。此詩言天命之集成始於文王而首及大王、王季，其言大王、王季者，意在文王不存，大王、王季也。但言文王則無曲折。

故必以大王王季為步驟今觀此詩一二章言大王
以為文王之業肇於大王也三四章言王季以為文
王之業受於王季也五六章文王伐密七八章文王
伐崇伐密伐崇非伐殷之事而代殷之漸也蓋周家
氣歛至此漸張聲靈至此漸震矣若是者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善言天者言其將然不言其已然故
言文王而不及武王以代殷者已然之天伐密伐崇
者將然之天也已然者隆盛而易狃將然者隱伏而
難窺周公陳天命以戒成王亦言其將然者而已矣
雖不言武王然奄有四方施于孫子未嘗無武王也
故全詩以求民之莫一句為主下文帝省其山帝度
其心帝謂文王皆帝之所以求莫也惟求莫故西顧
而使大王興惟求莫故作邦作對而使泰伯逃王季
立其興大王逃大伯而立王季者皆所以生文王也
文王生而求莫之天慰矣故遂言伐密伐崇以足上
帝求莫之意然求莫之意非一時一言所盡詩人特

雷伐殷一段以為武王地使後人於伐崇伐密外得之且以為今日之事固不待揚厲而自見也○首章言大矣上帝臨下甚明監視天下但求可以安定斯民者與之而已如彼夏商二國所行之政既不得其莫民之心矣則於四方之國求之苟上帝所欲致之以莫民者則增大其規模乃眷顧於西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焉篇中曰究曰度看得天似有心曰耆曰憎看得天似有情曰乃眷西顧看得天似有眼蓋惟其無心故嘗以莫民為心惟其無情故常以莫民為情惟其無眼故嘗以眷顧有德者為眼也程子曰耆致也猶言取也如耆定爾功之耆孔氏曰言二國者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崧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輔慶源曰式廓猶言規模式猶式樣廓猶匡廓也二章承此繼與宅言之作之屏之因其死斃而去之也修之平之因其叢列而治之也聖居凡材也則啓辟以除之縻柘良

木也則擲剔以理之蓋由幽遷岐於險阻無人之地
特立開闢卽此一事而精神震動已為荒岐開生面
矣此豈獨人事蓋亦有天意焉故大王之遷岐也非
大王遷之實帝遷之也帝謂求民之莫故遷此明德
之君使昆夷奔竄滿路且又為之立大姜以配之既
有明德又得內助夫是以受命堅固也命者上帝與
宅之命所以篤生王季文王也三章帝首其山四字
咫尺帝座目光炯炯寫來動人蓋木拔道通開國精
神見端於此非有以省之而若有以省之也既作之
邦又作之對天意揀擇詳慎如此此所謂求莫也作
對雖未言文王而意實在文王蓋大伯之賢非不可
對此邦然在求莫之意則更有所屬自大伯王季猶
言自生此兩賢時而周室已屬之王季矣蓋使但生
王季亦自尋常無奇惟既生大伯又生王季又生文
王顛倒錯綜而後天心始見天若巧生大伯之賢以
成王季天若巧就大伯之讓以畀文王他人之讓及

身而止惟大伯因讓國而讓天下因讓王季而讓文
 王此其間蓋有莫之為而為者故曰帝也維此王季
 一段委曲幹旋善於立言蓋孝友之道不可偽為可
 讓則讓可受則受因心而生非作而致也即使大伯
 未讓而王季之友如是及大伯既讓而王季之友亦
 如是故曰因心也下武之言武王曰孝思維則此詩
 之言王季曰因心則友蓋孝之道一端而孝友之心與
 之所以無方者心也孝友之道一端而孝友之心與
 思則非一端而止也文王以服事為孝而武王以有
 天下為孝其不盡出於服事者武王之孝思所以無
 窮也大伯以能讓為友而王季以能愛為友其不盡
 出於讓者此王季之因心所以無方也惟因心則友
 初無形迹疑忌是不違天命不墜祖業蓋不獨篤慶
 於國而且錫光於兄矣設使大伯為季札而王季為
 吳僚闔廬雖骨肉交爭不持延陵之光然已足以薄
 勾吳靈長之慶即使大伯為伯夷而王季為叔齊兄

弟交讓墨胎之慶未墜而父命之尊天倫之重兩人分而任之伯夷亦不得獨有其光矣故處王季之時有心避嫌反不為篤慶錫光惟因心則友乃所為篤慶錫光也惟其如是是以受天祿而無失至於子孫遂奄四方而有之也奄有四方是文王以後事然大伯宜立而不立以與王季文王宜為而不為以待武王此皆所謂至德者此意又當於言外見之四章帝度其心猶言天牖其心也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朱豐城曰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大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此語透甚猶清靜也德音本自清靜而曰猶其德音者歸其功於天也克明能察事之是非克類能辨人之善否克長以教人而言克君以治人而言故左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惠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蓋能為人長能為人君故王此大邦而能慈順親比其民也頌王季未畢忽以比於文王接去如長蛇渡水伸屈生動

而不可捉摸其德靡悔猶言無復餘憾也凡德歎則多悔德盛則靡悔言王季之德傳至文王而愈盛是以受帝之社而施于孫子也施於孫子與上奄有四方暗伏武王妙在無痕五章帝謂文王一節皆設為帝語也天何言哉誰為聽聞兩無然字天語諄諄寫得上帝頤頰欲動奇甚妙甚畔背畔也接攀援也歆羨謂動於欲也誕大也凡伐人者一有畔援歆羨則功名之念盛而貪黷之事生無此二病乃可登岸利欲溺人如沉波如伏淖登岸則免矣所謂登岸者蓋以涉水為喻也惟王者無欲然後可以伐不順如身登於岸而後可以拯人之溺是以密人違命侵阮至共於是赫然以過其眾以厚周福而答天下皆此無畔援歆羨之心為之所謂至公而無私也六章依其在京謂文王未親戎事安然在周之京也文王在京而所整之旅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進兵以侵密蓋彼入我地而禦之曰過我入彼地而伐之曰侵阮密隣

境故既過之又進而伐之也其曰我者據後得而言
故所陟之岡卽為我岡所陳之陵卽為我陵卽為我
阿所飲之泉卽為我泉卽為我池而人無敢陳兵於
陵飲水於泉者蓋其氣燄所攝如此所謂德威也於
是相其鮮原而作邑以安新附之衆且其所作新邑
居岐山之前在渭水之側去舊都不甚相遠遂為萬
國之所向而為下民之君也鄭箋云度鮮原者作豐
也後竟徙於豐焉孔疏則據汲冢周書謂文王徙宅
於程紫陽從之未知孰是姑兩存以備考七章凡兩
舉帝謂文王往復觀縷妙甚天無口而謂天無心而
懷天無形繫彼此而曰予曰爾皆詩人點綴之奇也
明德卽帝則也以其在人則為明德耳不大聲以色
不暴著於聲色也夏革之義亦然故呂東萊曰聲色
謂聲音與笑貌夏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
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蓋凡聲
色夏革皆知識也不識不知不作聰明而合於天道

自然之則此則明德之實也怨偶曰仇凡為暴亂於天下者皆我之仇也紫陽以崇侯譖文王為仇似不廣大同方文王之與國也文王為方伯故得率連帥之與國以伐崇鈞援臨衝攻城之具曰以曰與皆出自天語者見文王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文王無所與焉者也八章伐崇之事閑閑徐緩如云意思安閑如不欲戰也第第強盛有必勝之勢也言言高大屹屹堅壯以寫其驕悍負固之狀也執訊攸馘示威而已不妄殺也類於帝彰天討也禡于所征之地遵舊章也致之附之所以寬崇民也伐者聲罪而不暴也肆縱兵而不掠也絕殄其世而已不覆其宗也忽滅其國而已不及於衆也夫始之緩攻而致肆絕忽於台侮矣而四方乃以無侮及其急攻而伐肆絕忽也宜於致拂矣而四方乃以無拂此則王者之師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嚳嚳王在
靈沼於物魚躍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
靡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序曰民始附也。○虞植木以懸鐘磬也。兩端有植木
其上有橫木直者曰虞橫者曰枸於枸之上加大板
為業而業上刻如鋸齒以彩色畫之以懸鐘磬其色
樅樅然為樅又謂之崇牙賁大鼓也。列東序鏞大鐘
也。列西序論倫理也。黃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
能盡者曰於論於樂於嘆詞也。辟璧也。靡澤也。謂水
旋丘如璧體圓兩內有孔故此水之圓如璧也。辟靡
天子之學即澤宮也。鼉長一文鱗甲黑色能橫飛不
能上騰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欲兩則鳴故以
純識風以鼉識雨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江淮間

謂之鼙更舊云鼙性嗜睡目睛常閉能吐霧致雨其皮堅厚取以冒鼓鞞雅曰鼙鼓者非獨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遙達然象鼙之鳴故謂之鼙鼓也毛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矇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凡詩皆使矇矇為之奏公矇矇以奏樂為公事也樂作必先擊鼓故間鼓聲而知其更端奏樂也○此皆周民樂文王之語詩人繫括之而成章耳呂東萊謂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然孔穎達云辟雍與三靈同處想當時臺下有囿囿中有治文王登臺而在囿觀治因而幸學其民因所見而樂之詩人因所聞而紀之耳首章毛氏云神之精明者曰靈以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也蓋民稱文王之臺如此後世遂仍其名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則稱觀臺也作臺以望氛祲察灾祥因以為遊觀之樂焉當時文王築臺之初民即樂而成之至於上惜其力下忘其勞蓋其君民相與之情如

此次章言臺成則園治皆成矣因而遊焉鹿適其性
鳥樂其天魚忘於水蓋卽物類之樂而文王之樂可
知已三章文王既遊園治遂於辟雍作樂也古之教
者不廢樂凡釋奠於先師必有合樂之事春誦夏弦
大師詔之瞽宗所絃誦者皆樂章也而大射亦先作
樂於辟雍蓋有周盛時人主與賢士大夫甚親卽一
遊宴而俊髦偕焉樂固學宮之所常隸故敘臺池鳥
獸而遂作樂於辟雍也於論鼓鐘二語換章疊用蓋
當時咏嘆不盡之詞以見文王之
樂未艾而民之樂其樂又可知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
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

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
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序曰繼文也。○此詩序言繼文也。武王能繼文王則
有以續三后而示子孫矣。凡稱人之善必上及其父
祖故稱武而本之文稱繼文而本之。三后謂其所從
來者遠也。首章言武王配京也。下武武王也。下字不
必強解。闕疑可也。哲王即三后以武王追王故皆謂
之王也。配對也。一代興王之業非人所造。周家世有
哲王其精神上與天合是以武王繼之實能對彼在
天之靈於鎬京此王業所由成也。二章以世德作求
為配京之事也。作求作而求以繼之也。世德在三后
而作求在武王所謂述而兼作守而能創常而能變
也。有世德而無以求世德也。墮也。久矣。惟武王作
求故能長言配于天命而成王者之信也。興王以信

為本但使天下有以信我則王業從此成矣三章言武王所以作武者以孝也能成王者之業故下土無不式之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故式之也則卽式也孝而曰思所謂世德作求孔子所以稱達孝也四章言人之應武王者以孝思也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者以孝為順德之至武王主其感則下必有應焉者也故後申之以永言孝思而又嘆之曰昭哉其嗣先人之事也昭哉謂其正大光明無慙德也五章皆言其裕後也承上言武王既明嗣服如此矣於是來許之繩祖武者亦如武之求世德而永孝思將子孫萬年受天之祜不獨一二世而已也而又言子孫既受天之祜則四方皆來朝賀亦如武之媚茲焉則雖千萬年而其佐助我周如一日也蓋惟武王善繼善述以配三后則後之子孫亦必善繼善述以配武王則祝頌之詞也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
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
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
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流
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靡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
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序曰繼伐也。○芑草名，毛氏以采芑為菜，糜芑為穀。豐芑為草，臨川王氏皆以為穀。○此章前四章文王伐崇，遷豐之事。後四章武王有天下，遷鎬之事也。然言文王而曰武功，言武王而曰辟靡，又曰無思不服，蓋言文王非不足於武，而武王非不足於文，又以見文王為其難，而武王為其易，故序曰繼伐也。首章言文王之有令聞也，蓋文王之道，求所以安民而觀其成功焉。爾觀成者，文王所以急於求寧也。成功必由於征伐，征伐以安民為心，則征伐之心，即視民如傷之心也。此文王所以克君哉，烝君也。二章言文王受天之命，而有此征伐之功，征伐之功，雖不止於崇而伐崇為大，伐密作程，伐崇作豐，周勢漸大，程邑不足，以容，故作豐也。伐崇而作邑於豐，既以救民之暴，又以立國之基，此其所以克君哉。三章築城，伊滅謂城，因舊溝，不暇新，剗也。作豐，伊匹謂邑，稱其城不暇，侈大也。武功甫定，城邑遽作文王，豈急於成己之欲哉。

特以先世以來皆以安民為孝欲追而及之耳文王
適追來孝在於伐崇武王孝思維則在於伐殷故曰
達孝也王者追稱也后者本稱也四章公功也翰榦
也文王之功所以濯濯昭著者以其築豐之垣而四
方同倚為楨榦也蓋豐垣之帶礪有象而維榦之人
心無象以無象之勢同於有象之勢此其所以為王
后也五章以下言武王之事也見豐水東注於河則
知禹之為萬世之功以水勢皆朝宗於東也見四方
之同歸於周而知武王為天下之君以人心皆効順
於周也皇大也武王有天下故大也六章鎬京者武
王所營也武王既王朝貢輻輳豐邑又不足以容之
故又營鎬也建國君民以立學為先故遷鎬而辟靡
成焉四方之服武王非一日矣至辟靡成而入人愈
深故曰無思不服也七章考卜維王所謂朕志先定
也志定而卜所以定眾志也惟龜能正其決惟武王
能成其事鎬京不拔之基豈偶然哉八章鎬京在豐

水之下去豐邑二十五里故此章與五章言鎬必及
豐且以見文武之業相因也豐水猶以潤澤生芑武
王豈不以澤及子孫為事乎詒謀雖不止於遷鎬然
遷鎬亦其事也孫者無窮之稱也謀及其孫則其謀
遠矣燕安也翼敬也翼子指成王也惟敬能安故不
翼亦不燕此則戒成王之微意也王者為天下甚重
而其自為也輕故謀及子孫所以為萬世之天下慮
也漢武帝云吾居其勞而以逸遺汝似亦此意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
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畱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

實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實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翁
后稷呱矣實覃實訃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
就口食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
嗶嗶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裘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邠
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
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
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

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
于今

序曰尊祖也○禮祀敬祀也弗無子求有子也弗之
為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禮祀上帝於高
禱以祓除無子之疾也玄鳥至之日天子親往后率
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於郊禱
之前蓋燕以春分來其來主為孚乳故以為祀高禱
之候祭以大牢者尊以禮也祀以南郊者重其事也
禮天子所御幸者尊顯之也授以弓矢者生男之祥
也古所謂立高禱者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之至高
辛之世有吞卵之事故改為高媒從高辛也變媒為
禱者神之也但按帝嚳高辛氏元妃有邠氏之女曰

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
有赤龍之祥而生堯有娥氏女曰簡狄祈於高媒有
飛燕之祥而生契媿嘗氏女曰常儀生子摯則是高
辛三子一感神跡一感赤龍一吞鳥卵豈不荒誕也
哉故蘓明允曰毛公之傳詩也以胤鳥降為祀高媒
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玄箋而後有履巨
人跡及吞燕卵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史
之說起於疑詩而鄭之說又起於信遷也而楊用修
亦曰月令玄鳥至是月祀於高媒以祈子意者姜嫄
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祈子有驗故曰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
此辨足以破惑矣然史遷巨鳥卵之說相沿已舊
而朱子謂稷契皆天所生非可以常理論之穎濱謂
虎豹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且置之隘
巷平林未有父母而忍殺其子者故後儒以為無人
道而生子父母以為不祥而棄之是或一道也姑並

存之達小羊本草云物類中惟羊最易產荏菽大豆也毛傳云荏菽戎也按戎菽一曰大豆麻大麻者古者中國止有大麻其實如黃自漢張騫自大宛得油麻種來一名脂麻一名巨勝又曰胡麻以別於中國之大麻也麥有大小不同小曰來大曰牟黍之黑者曰秬一稔二稔曰秠亦梁粟曰糜白梁粟曰芑蕭蒿也脂脾膂也取蕭與脾膂合燒之使臭達牆屋也熟牡羊也祭祀不用牝也較祭行道之神也封土為山祭之以牡既祭則以車轆其山而後去之木豆以薦菹醢瓦登以薦大羹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大羹滯不和實於登滯音泣肉汁也。此詩原周所以尊后稷以配天者以其道足以相天故曰有相之道而序曰尊祖也首章原后稷始生也厥初生民謂始生周民者姜嫄也有后稷則有周矣故不言生后稷而言生民也履帝武敏毛鄭互有同異紫陽謂武迹敏拇介大也見大人迹而履其拇歆歆然如有

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蓋
介即武敏而止即履也其說特因鄭語而斟酌之耳
孔氏曰左傳邑姜方震后緡方震皆謂有身也夙肅
也將產而避燕寢居側室以自敬慎也未二句猶言
及其生育是惟后稷所以竟生民維何之語也次章
言生后稷之易有異於人也生而母不坼副則自無
舊害矣此即所謂以赫厥靈者也上帝不寧以下則
詩人追擬姜嫄禋祀之意寧康皆安也謂上帝豈不
安享其祀乎而使我居然生子乎居然猶言易也蓋
既生之時私揣天意有如此也三章述后稷生而見
棄有以異於人也前章既以不坼副而信上帝之寧
康矣今復見棄者以其無人道而生雖父母之信有
時不勝其疑也胙字者足不踐兒以胙回護而過如
相字愛也會伐平林者伐木者偶然而至也以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防寒氣逼兒身也鳥去則人至矣人
去則鳥至矣鳥去則呱不去不呱凡此偶然者皆天

也天之所生卽父母不能殺之此其所以異也其聲
覃訃而滿路亦見其稟受獨異於人也四章言后稷
自幼而好種植也岐者魁梧嶷者峻發猶云嶷然見
頭角也以就口食毛云能自就食謂六七歲時蓋又
在匍匐之後矣此時已有種植之志則天性也此時
之種植而旆旆穰穰嗉嗉率則已異於夫人之種
植矣凡此皆天也五章言后稷以穡事而受封也穡
者法人之事但以其始於后稷則為后稷之穡也有
相之道代天而開粒食之教是相天也蓋上帝生稷
與后稷配帝之原皆在此矣第除也王介甫云草盛
則第故治草亦謂之第也除草以種穀土爰稼穡黃
土色也故五穀之生多黃黃而且茂則嘉穀也方苞
種稷皆言苗也發秀皆言秀也堅好穎粟皆言實也
所以歷言之者見穡事之難非造次可成凡經多途
歷多候乃可穡也穡者稼之終事故言穡不言稼也
后稷所以相天者不恃天而恃人故自苗而秀而實

皆別其類而課其功所相者天而相天之道則盡夫
人而已故曰有相之道也卽有邨家室蓋就母家而
封之不特以起后稷粒食之功卽姜嫄亦自是廟食
無窮矣六章言種穀供祀皆稷之教也秬秠可為酒
醴糜芑可供粢盛皆嘉種也是數種者世皆有之惟
后稷能植之雖謂天降之種可也昔者魏文侯問於
子順曰寡人聞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信歟
對曰天雖至神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
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種也后稷播種之
類不止於四者獨言四者以其可供祭祀故謂之嘉
種且酒醴不止秬秠粢盛不止糜芑言秬秠者以其
色黑一稗二米從其異者貴之也言糜芑者北方多
黃黍糜赤粱芑白粱從其少者貴之也恆之四句皆
民為之以供祭祀者糜芑亦有獲畝秬秠亦有任負
此則交錯言之而並見也以歸聲祀者后稷得國而
主宗廟羣神之祀則民亦以此為祀先祀神之禮矣

七章后稷祭祀之事也春榆歛蹂為饋事也謀惟吉
蠲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事也燔烈獻尸事也執者舉
五祀之一以例其餘也農事所以供祭祀而祭祀亦
以為農事既為農事而舉則亦以農事而迭舉故上
章曰以歸肇祀此曰以興嗣歲今歲所肇之祀來歲
嗣之是為後來無窮之祀也八章言尊稷配天之事
也祀天用木豆陶器質也香升而帝已歆格天之速
如是是豈但薦臭之得其時哉蓋自后稷肇祀以來
天心眷之久矣子孫罔敢隕越至於今日得以郊天
蓋惟稷配天惟天眷稷南郊之祭尊祖敬天所由儀
也鍾伯敬曰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為言蓋
仍借后稷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
肇祀者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合而一之矣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禁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
歌或嘏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
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
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
祺以介景福

序曰忠厚也○蓍大莖也初生為葍稍大為蘆長成
乃名蓍其花遇風吹揚如雪聚地如絮以其在行道
之旁故曰行蓍其葉初生則泥泥而柔澤也敦謂句
萌之始也筵亦席也鋪陳品物曰筵藉之曰席筵在

下席在上設席於筵之上故曰重席少者設席而已
老者則又加几使有所憑緝御猶言更僕也劉氏曰
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御也罕爵也毛氏
曰夏曰醲殷曰罕周曰爵醲醲之多汁者孔氏曰醲
肉汁也蓋用肉為醲特有多汁醲所以濡殖有醲必
有殖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以脾臄為嘉故曰
嘉殺凡言歌者必扣弦以和之故曰比有琴瑟若徒
擊鼓則謂之琴而已按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
大夫黑弓雕與斆同雕是畫飾之義弓惟用漆漆上
又畫之鏃箭鏃以鐵為之也鈞平也矢鏃重羽輕必
參亭而三分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乃得其平也向
引滿也射禮擗三挾一搯揜也挾謂手挾之蓋射用
四矢故揜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
一矢今言既挾四鏃則已徧釋之矣孔氏曰勺五升
徑六寸長三尺所以謂大斗也台鮎也老人氣衰皮
肉消瘠背若鮎魚也○行葦與唐棣同意但唐棣圓

燕兄弟而言兄弟之樂故列之小雅行葦則言兄弟
而因及於燕兄弟之樂故列之大雅彼感人情此陳
忠厚其旨稍異故序曰忠厚也首章言行葦本有生
意懼有以傷之兄弟本吾至戚懼有以遠之蓋兄弟
相遠則疎相近則親既相親矣其於肆筵投几之事
自有不容已者故莫遠具邇四字語斷而意連不遠
卽邇也二章肆筵二句侍御之盛也或獻一句獻酬
之盛也醢醢三句飲食之盛也或歌一句歌樂之盛
也凡此皆所謂莫遠具邇也三章既燕而射也賢謂
射多中也不侮敬也既以中多為賢又以不侮為德
也為是序者豈以賢愧不賢以不侮愧侮哉特設法
以盡兄弟之歡使之畢飲而已此皆莫遠具邇之興
趣也四章見無窮之親愛也曾孫成王也天子稱為
曾孫非必對祖考言之也天子為主九族為賓言忘
分也醢厚也以醢厚之酒醢而酌以大斗以求黃壽
所以祝壽也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維祺壽而吉

也壽而吉則景福之介可知矣由莫遠具適至此祝望愈遠敦睦愈深此所謂忠厚之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
穀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
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
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

序曰太平也。○太平之世，君臣之情洽，而宗廟之禮行，各盡其歡，而暢其願，十倫全而百福降。雖言飲酒，而意不在飲酒，故不徒曰醉酒，而又言飽德也。大抵小雅為燕享而作，故燕享之意多。大雅為受釐陳戒而作，故受釐陳戒之意多。此篇祝頌之詞，雖與天保無異，而作者之旨微有同異。故其序天保曰：下報上而序既辭，則曰太平也。首章臣子飽天子德，在平日之恩澤，而不在燕接之殷勤。然即燕接之殷勤，而平日之恩澤，愈見。故曰：既飽君子成王也。人君以壽為福，耆頤之壽，百不一見，而祝頌之詞，動曰：萬年。受君者無窮之願，即天子無窮之福也。君子萬年，則萬福可知。然曰：景福則祚，尚無所不包矣。次章爾穀，既將雖淺於既飽，以德然事愈淺，而德愈深，德不可見，見其所以將德者而已。所謂一飽不忘君也。老至則耄及矣，此神堯所謂多壽多壽也。既祝萬年，又言昭明光大，盛若所以愈壽愈康也。三章融者，明之盛也。高

朗則又自其昭明有融者而極稱之令終所謂考終
命也猶言順受其正也俶始也令終而言有俶有
則無終矣蓋臣子無窮之祝如月初恆如日方升但
見其始不見其終也公尸嘉告嘏辭也若謂此非人
臣醉飽之溢詞也宗祝傳公祝之意已以此告之矣
四章其告以下至末章乃詩人代尸意以美之皆所
謂嘉告也靜嘉者所以言其敬也嘉而曰靜肅然惕
然無復有囂氣應之者矣靜嘉在邊豆上看出尤為
微極傳曰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也
此可言嘉矣而非靜嘉也靜者嘉之微而敬之至也
朋友賓客祭者也攝以威儀所謂濟濟漆漆是也助
祭者各以威儀相攝則主祭之威儀又可矣祭義
曰以為主人則其視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
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此之謂也五章孔時者禮有
先後節次各如其節也君子謂王也君子既孝而君
子之子又孝蓋尸嘏成王願其有孝子以報成王之

孝也蓋天生孝子源源不匱君子能孝則天之所錫以類相從此不與之報也六章室家之閭紫陽謂屈於深遠嚴肅言無有外患也似屬強詞室家之閭謂得賢內助卽末章所謂整爾女士也蓋天之報孝子也旣錫以孝子之類必先錫以閭德蓋能成君子之孝者室家也旣有內助故萬年不替而長以福祿與子孫也祚福祿也庸子孫也祚非庸無所承庸非祚無所藉故善禱者必於二者合言之也七章錫以庸者乃所以托祚也故必先被以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福之附身也猶僕御之附近於人故曰有僕景命有僕者祚也然言庸者必及之此以見祚庸二者不相離也八章女士邦媛謂女之有士行者也謂生淑媛為妃也賢子孫非女之有士行者不生故釐以女士則從以孫子斯君子不貴之孝而無窮之祚庸也蓋曰釐以女士則所謂室家之閭者非一世矣曰從以孫子則所謂君子有孝子者又非一世矣觀大姜

之生王季大任之生文王大姒之生武
王邑姜之生成王則子孫可以類推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
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
酒既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淶公尸
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
鷖在豐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
無有後艱

序曰守成也。○鳧大小如鴨青色長尾背上有文翬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鷺鷥也。鳧屬蒼黑色。鳧好沒鷺鷥好浮。濼水會也。說文云濼小水入大水也。鄭云濼水外之高者也。毛云壘山絕水也。朱云壘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鄭云壘門也。○守成即太平之意。故續序云太平君子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天子之祭取孫列之貴而賢者為尸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之以尊尸。故曰繹也。公者尊之之稱也。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長享其福。此鳧鷺之詩所以歌咏太平也。鳧鷺水鳥以居水為安。故首言在涇。繼言在沙在渚在濼在壘。所處愈高皆以得水為安也。公尸來燕則安而寧稱而宜靜而處尊而宗和而熏熏矣。蓋釋為尸之跋踏以就為賓之盤桓也。酒殽者裸將芘芘之餘。故既言清馨復言多嘉。滃脯欣欣芬芬反覆以嘆其美也。以裸將芘芘之餘而與公尸燕飲則福祿成矣。成就之也。為助下猶降也。崇者積

而高也。無有後報。言福祿永長。無有艱虞。所以克保其後也。一愛之愈深。祝之愈遠矣。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序曰：嘉成王也。○紫陽謂此公尸答鳧鷖之詩似出杜撰。○詩之所以美君子者。以其有顯顯令德也。有顯顯之令德。則受祿于天矣。詩意至此已足。故復以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明其令德受祿無有已也。次節

美及子孫乃君子所以受祿無已者三章四章又復舍子孫而言君子舍受祿而言令德斷而復聯歇而復續章法妙甚紫陽謂後二章皆美子孫蓋以子孫千億一語直趨至民之攸鑿耳不知詩人之言本無端倪如微雲觸石忽沒忽生如遠水赴源若去若留忽言君子忽言子孫忽復言君子而及臣庶非可一律而論而其大指則歸本於君子故序曰嘉成王也○首章嘉美也嘉樂君子詩人美而樂之也顯顯光明也宜於庶民者教養得也宜於在位之人者用舍當也所謂毋得罪於羣臣百姓也有令德而人民宜之斯受祿于天矣故天既保之又右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也次章王者無心于祿而有干祿之道焉故得百福也福莫大於子孫之多而且賢千億者言其多穆穆以下言其賢也穆穆者德之聚皇皇者德之充也故或為之君或為天下之王而皆宜也惟其宜故不愆於度不忘於心遵先王之法而無過也末世

之君狹小前人變亂攸生故頌子孫之賢者必以不
愆不忘為至也三章抑抑者容止之無間也秩秩者
聲譽之不替也夫人主而有私怨私惡則眾賢不為
之用矣惟無怨無惡者老成是誨不參以意見委任
既專不主以偏黨故率由羣匹所以能盡用天下之
賢也人君如此宜其受福無疆而為四方之綱矣綱
網之大繩也四章承上章而言凡網罟張之為綱理
之為紀君者臣之綱也綱舉則紀自張矣故曰之綱
之紀燕安也朋友羣臣也不言羣臣者上下泰交則
君臣之間有朋友之道焉天子安而羣臣亦安此太
平之餘休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太平喜起之象宛
然矣不懈于位此羣臣所以媚于天子而天子所以
燕羣臣之意也天子所以燕羣臣者將以用之非以
肆之而羣臣所以媚于天子亦將以報之非以順之
也故惟無怠無荒則綱舉紀張而為民之所暨也暨
安息也臣懈則民不息臣不懈則民息太平之世其

君安則臣安而民亦安而臣之所以安民者在有不敢自安之心故君之愛臣以燕及朋友為至而臣之奉君以不憚于位為先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蹓蹓

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
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
夕陽幽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鋹
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
鞠之卽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疆者田之大界場小界余
之小田塋也。積露積也。餽乾食糧米食無底曰橐有
底曰囊皆所以盛餽糧者。干楯也。戈矛戟之屬。威斧
揚鉞也。鉞大而斧小。大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

名天鉞舟毛云帶也謂佩帶也以舟為配古字有此
解蓋周以前語也鞞刀鞘也琫刀上之飾也容刀容
飾之刀謂鞞中有琫飾之容刀也三單賦法也徹稅
法也按小司徒凡起徒役每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
成出一車大國三軍為車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
五百人其餘皆為羨謂之副丁公劉始遷滿三軍之
數而止單者無羨卒也山西曰文陽以至夕始得陽
也皇過二澗名兩面相對而居曰夾一兩相連而居
曰迦朱云澗水名即洳也洳在邠地鄭箋云洳之為
吉內也凡水之內曰洳水之外曰鞠陶鞠陶生公劉劉
自后稷封邠生不窋不窋主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
稷之曾孫也不窋失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蓋勢已微
矣至公劉遷豳復振故周公陳七月而召公陳此篇
皆公劉也然七月言民俗之厚故列之風此篇言扞
造之厚故列之雅周家忠厚之慶世世以之故每章
皆冠以篤公劉為者厚之至也蓋自后稷之播種大

王王季之肇基其勤文王之有二功業昭然耳目之間誰不知之獨公劉處衰弱之勢艱難之時而有忠厚之慶語衰弱於全盛陳艱難於承平遡忠厚於征誅革命之後是三皆子孫所易忽故二公表而出之各舉一事以告成王且使之持盈而警怠其為戒甚深也首章言遷幽之事也篤公劉猶言厚哉公劉也當窺身西戎之時豈敢以所居為居以所安為安乎迺場二句不敢安居之實也場疆率民以治田疇也積倉者場疆所出而餼糧又積倉所出也蓋厚於民者不輕於用民必有以蓄民之財而後用之所以由邠至邠而疆場所貯在其封內上下無不足之患而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思輯用光思輯和其民以光顯其國此則遷國之意而匪居匪康之効也弓矢諸事以壯團威而防患侮然後啟行而去蓋一遷國而經理圖維以厚於民者如此故曰篤也二章相土以居民也胥相也廣平曰原相此廣平之地以

居而邇民之從遷者卽衆且多其來居者旣安而徧蓋其得民心如此其無長嘆也宜矣長嘆者念舊也雖有君王之令能使民有趨新之勢而不能使民無念舊之思能使民無念舊此則篤厚之至也蓋由公劉初遷之時躬親其事旣陟巘而相其高者復降原而相其平者且以如是之劍佩而上下於山谷之間其勞身以厚民又如此民服其誠而樂其業此其所以卽安而無永嘆也三章定都也上章旣言安民至此方言相宇亦猶縣之詩四章言居民五六章方言宮室宗廟蓋厚民者必先民而後宇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瞻溥原以溥原在百泉之側觀其包絡則形勢定矣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高丘以高丘在南岡之下覓其拱峙則向背宜矣京高丘也京師者高丘為衆所聚也風雨之交陰陽之會人居稠盛故曰京師之野蓋山水環遶靈秀鍾焉是亦都會也詩中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岐也王配于京鎬也此則邠

也後世相沿遂以王都為京師蓋自此詩始也于時
猶于是也處所當處以安家也盧其審旅以柔遠也
言所當言出政令也語所當語謀政事也四章落成
也古者宮室既成則舉落祭祭畢而燕也于京斯依
謂京師已成可依息也踰踰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
開國伊始而羣臣踰踰濟濟氣象肅矣蓋太平之主
體統不患不尊而患上下之情不屬故小雅之湛露
蓼蕭務以款洽為先草昧之世情誼不患不聯而患
君臣之禮大略故此詩之俛筵俾几必以躋踰為重
各有所宜也既登者登筵也乃依者依几也曹者羣
牧之所牢閑也以豕為穀以匏為尊不獨新國殺禮
可以昭儉蓋亦所以厚民也既食飲以勞之又為之
君宗以統之此就一時之權燕而綱維已振規模已
立名分已嚴矣宗即君也落成之燕俾筵俾几同姓
異姓皆在焉故若以統異姓宗以統同姓也五章棗
田也溥廣也羅氏曰東西為廣南北為長蓋墾闢莫

夷以為田畝故美其廣且長也景以審田畝一定之
向岡以審田畝高下之宜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相陰
陽使種植各得其性觀流泉使灌溉皆有其資是以
其軍三單就投田之中而軍賦已寓矣度其隰原
田為糧即投田之中而稅法又寓矣度其夕陽又據
廣而言之夕陽山西也蓋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信
幽人之居至此益大蓋贊其盛也允信也荒大也凡
此皆厚民之至也六章合言之以結通篇之意也於
幽斯館初至幽時未有定居如客有館不過寓焉而
已及涉渭而截水橫渡以取材焉又且取鍛以制器
取厲以磨器而宮室始成止基有定矣於是迺疆理
其田畝則爰衆而日就於庶爰有兩日就於富且其
所居之民有夾澗相望為廬者有連澗相次而居者
其止其旅日以稠密乃復即芮鞠以居之蓋氣候漸
隆生齒漸多周室至此漸有勃然莫禦之勢則又不
獨度其夕陽已也以厚始者亦將以厚終天意人心

蓋已嘿有
所屬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飭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此戒成王之詩也而以頌
美之詞出之蓋其頌美乃所以為戒也若曰豈弟則
為民父母矣亦惟豈弟然後我父母也豈弟則民皆
歸於我息於我矣亦惟豈弟然後我歸我息也言外
之意蓋使成王深思而自警耳○洞酌彼行潦之水
濁而不可飲也然挹彼注此尚可澄清而以之饒饎
焉以之濯漑濯漑焉况君之於民也無遠近之殊無
挹注之勞無彼此之隔寧有豈弟君子而不為民父

母不為民所歸民所息乎蓋愷以強教之故民有父之尊悌以悅安之故民有母之親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惟豈弟君子兼此二者故父母之道全也民既尊之親之則歸往之矣民既尊之親之則安息之矣故雖有妻子未有不樂歸其父母雖當勞役困苦之極未有不以父母為休止之處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佯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暇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

弟君子四方為則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
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傳
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干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雖雖啗啗君子
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遠

歌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釋雅云鳳神鳥也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頸鸞

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
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以萬類說略云鳳有九
苞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
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短周七曰距銳鈞八曰音激
揚九曰腹文戶註云周當作朱戶所由出入也又云
鳳有五德頭青戴仁也纓義也背赤負禮也胸黑向
智也足下黃路信也山海經云鳳凰出丹穴山形似
鶴京房易傳云鳳五采高二尺雄曰鳳雌曰凰○名
公元老大臣其所以戒成王者皆深婉以出之蓋於
喜起賡歌之中而格非之急保泰之圖皆在是矣前
四章寓諷於祝無限深情溢於言外五章以後則諷
以求賢用人而其言巽其音壯其旨遠使聽者油然
勃然自鼓自舞而不能已末章車馬四言之外蘊藉
含蓄詞已竟矣而意不可止故曰矢詩不多非不多
也告君之體微而彰約而盡固無取乎多也後世為
極諫直言痛哭流涕於太平之世者不可謂非忠愛

也及人主撫時釋思萬一有不若是其甚者則無乃
竊竊然疑之疑斯厭厭斯輕矣豈惟進言者輕并聽
言者之意亦從此而輕矣而後知為大臣者不可無
體也○首章賦也毛鄭以為興則非也毛傳又以飄
風與惡人卷阿興德化失之愈遠矣大率毛鄭拘牽
文義固不如宋儒之渾融也卷阿紀地飄風紀時也
成王遊卷阿雖竹書紀年所記不足盡信但釋詩言
則召公從成王來遊卷阿適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
有歌遂矢此詩為戒也矢音與末章遂歌呼應蓋以
所欲陳於言者為王陳之也二章泮渙優游國家閒
暇此樂最不易得惟不易得故以保終之道祝之也
彌滿足也彌爾性猶言足其性分也養性者必善終
能似先公之善終焉則可矣蓋言先公所以善終者
必有其道也三章土宇旼章合畿甸要荒而言之孔
厚謂不拔之基也足於性者天地山川皆依之以為
主故曰百神爾主也四章壽命長第祿康從已然者

頌之也純嘏爾常則就將然者祝之也壽考福祿即所謂純嘏也壽考福祿致之若易保之實難故祝以常有此純嘏也所謂常者本然之性足已我得其常則壽考福祿皆有常也五章以下方言求賢之事蓋當人主來游來歌優游洋洋樂之時而遽以責難陳善之詞進則無乃扞格而不能相入惟先以壽考福祿廣其心而後以求賢勗其志此大臣進言之法也馮翼孝德之人皆人主彌性之資也馮可為依翼可為輔有馮有翼此非常之才難得之士也而繼之曰有孝有德者蓋孝為庸行德乃庸德天下非常之才皆於至庸至常之間求之也以馮翼孝德之人引之翼之則四方以王者為法則矣然但美得賢之益而不及求賢之勞以諛為祝者必從其後効而言之也六章言既以馮翼孝德之人引之翼之如是則主德顯印而尊嚴主璋而純潔令聞播而令望服四方皆以之為綱矣綱之者則之也以四方而則一人如以眾

紀而統於一綱也七章以鳳凰為興者見吉士為國
家之瑞猶鳳凰也藹藹言其和也小人者乘氣之所
鍾君子者和氣之所集也衆賢和於朝此休徵也故
曰吉士和而且多多而惟君子使者有之足以為用
用之必盡其長也媚於天子者愛天子也凡人臣而
陳謨効忠奉公宣猷者皆所以愛天子也八章前言
亦集爰止此言亦傳于天見鳳凰之飛而集集而又
飛往來郊藪為王者而出猶賢者之翱翔於盛朝也
媚於庶人者愛百姓也廣天子之惠以愛百姓則其
媚於庶人者即所以媚於天子也九章高同鳴鳳言
盛世之賢臣也梧桐朝陽言治朝之賢若也以山東
為朝陽猶以山西為夕陽也蓋前二章以鳳凰取喻
吉士又終之以媚天子媚庶人其意已足矣忽復借
喻作勢驟起烟雲游衍紆徐無限姿態而其點綴生
動尤在鳴字生字字并二矣字鳳凰神鳥也乃取其聲
音性情與其所鳴之地所食之物而悉言之空腸幻

筆遂為齊諧稗史開一生面且神鳥世所希有今曰
鳳凰鳴矣似以幻為真梧桐人所常見今曰梧桐生
矣又似駭真為幻古人用筆游戲不測如此末二句
卽就梧生之狀鳳鳴之聲收住作結不露正意與下
章君子之車君子之馬若斷若續離合變化難可揣
倪此聖手也十章所指車馬卽卷阿來游儀從所見
者而言然則此外之所未見者可知矣車庶且多馬
閑且馳寧僅以供宸遊已哉將必有以用之也所謂
安車駟馬招來賢者之意俱未及言而卽終之以矢
詩不多其旨自深矣詩卽矢音也若曰吾所陳之詩
不多不過因王來歌而遂歌之而已
而我所欲言者則非歌所能盡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

勞止亦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述無縱詭隨以謹愔
俶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
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
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
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
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
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
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此詩序云刺厲王朱子以此為同列相戒後人各守師說不知戒同列乃斷以刺王也厲王剛愎道路以目雖有憂勤惕厲之言擯而不用故召穆公托為同列相戒之辭以諷之此則忠愛之至也鄭箋牽合以為穆公進諫之語失序意矣篇中大意在無縱詭隨一語蓋君側之詭隨卽下民之寇虐也從古小人未有不詭不隨可以盡其君竊其柄而寇虐民者然說隨二者不合言之則小人之奸不成蓋羣小婦寺以隨為道使其不詭不過便嬖容悅常態而已巨奸大猾以詭為能使其不隨則人主亦不至傾國而聽之故小人之隨乃所以遂其詭也詭隨之小人以言其心則無良以言其口則惛惛以言其毒則罔極以言其惡則醜厲以言其奸則繾綣至於繾綣而詭隨之態畢露無遺矣故曰無縱曰謹曰遏皆當其未用而止之也及其既用則縱矣用而縱之為寇為虐此時雖欲謹之過之其可及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鄭箋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入為王卿士半圭為璋合二璋而成一圭故曰璋判而圭合也○此詩序以為刺厲王朱子以為責僚友嚴華谷謂一章至五章責僚友六章至八章則責僚友因而規王而不知責僚友即所以刺王特從責僚友以及於王則詞更婉而意更深也全詩之意括於首章其餘皆因首章之意而痛快言之耳首章板反也上帝何嘗反常乎特因朝廷之上所為盡反其常若上帝有以使之以致下民皆病即謂上帝反常亦可也以下則言其致變之由者出話四句曲盡小人情態凡小人在朝必先設為不然之議論以簧鼓主聽而變亂人心而已乃得操其顛倒之權古今國家之敗當必由之撫今思昔可類推也不然二字所包甚廣凡借道理以亂道理假經制以壞經制進富強以擾民生事皆所謂不然之話也出話所以宣猶出話不然為謀安得遠哉小人所計者一時之利害

所爭者目前之是非此其所以不遠也夫人惟知有聖人所以戒謹恐懼出話不敢不然為謀不敢不遠今也自是實行靡聖管管則驕詐虛偽無所忌憚也豈能真實以歸於誠信乎管管毛朱皆訓無所依據不知何義竊意管小物也彼不然之話不遠之猶小才小慧非聖叛常猶小物不能成大小窳不能見大也故曰管管也末句又從其為猶不遠而反覆言之若謂爾所為皆狃近小而忘遠大致然此吾所以不容緘默為此忠告之詩以大諫於爾也二章承上言我所以大諫者蓋以天方艱難憂之且不暇况憲憲而安樂乎天方顛覆圖之且無及况泄泄而弛緩乎又從其出話不然者以矯之曰爾辭能和衷而無違於衆則民情自治矣爾辭能懂悅而無拂於人則民志自定矣既以天警之又以民動之反覆致戒者深矣三章承上章所謂辭輯辭懌者但能一矯其不然之話而已洽矣已莫矣何煩再計哉然爾尚不我信

也不知爾與我雖不同職而同僚故我言諄切如此
奈何我就爾謀而爾囂然不肯相受乎又復叮嚀之
曰爾雖聽我囂然我之所言實為今日急事慎勿
以為迂濶而笑之也先民不云乎芻蕘尚詢况大諫
乎真切痛快皆以深曲之筆傳之遂覺字字刺人肺
腸矣四章又以危語動之謔諢較憲憲泄泄更可痛
哭蓋至此直以國事供其戲具矣老夫凡伯自稱灌
灌強聒也躑躑舉趾高也謂言者之心愈苦聽者之
氣愈驕也描畫至此又令人且哭且笑言爾惟謔
是以老夫以痛切之語強入爾耳以沃爾心而爾氣
揚足高躑躑莫肯相下也爾蓋以老夫之言耄且昏
矣不足聽也而不知匪我言耄汝實以憂為謔耳夫
憂不可謔也以憂為謔憂將日多而禍將日甚如火
燎原煇煇猛熾而不可救至此雖欲灌灌之言已無
及矣五章方直言其所憂之故也情天怒也夸毗與
前詩詭隨二字皆為千古小人寫照蓋為侈大欺人

之語者必有雷同附人之意夸言大矜人或駭而疑
焉夸而又毗則人將以為親己而傾心信之矣毗詞
大遜人或睚而忽焉毗而又夸則人將以為真能如
是而舉國以從之矣故夸與毗合而後小人之志乃
得國家之禍乃烈也故戒小人無為行此夸毗使威
儀迷亂而置善人於無用也載尸語奇甚有善人而
不用其謀則如尸之無言而已至於置善人於無用
而民之愁苦呻吟可知矣亦第呻吟耳敢揆度其致
此之由哉所以徒有喪亂滅亡之咨嗟而竟莫能用
善人以惠我衆也茂資毛鄭皆訓無財朱子以為茂
無也資與咨同似覺朱解於殿屎句生一曲折為得
也六章以下則規王之意已隱然躍於言表蓋欲其
君臣交儆也言天之開闢民心固無難也今夫墳麓
之以聲應也圭璋之以形合也取携之以手得也皆
其無難者也而天之痛民者如之且所謂如携者謂
求之即得無費於己以益之也然則上之於下其相

牖之易則亦有然者矣。牖民以善，固易而導民之非亦自無難。因其易與為善而牖之可也。若復以不然之話不遠之猶導之，彼民於困苦卒瘡之後，既多流於邪僻矣，而又立之僻焉，是益之亂也。七章言天子所恃以衛國家者數者而已。藩在垣外，所以為限德望之。价人是吾藩也。垣在藩內，可以為衛。億兆之大師是吾垣也。屏設於門，所以為蔽。大邦之諸侯是吾屏也。翰當牆邊，所以為鞬。同姓之大宗是吾翰也。蓋德望老成所及者遠，而民情次之。方伯連帥又次之。同姓貴戚禍福相倚之人又次之也。然是四者惟德是寧，有德則天下安，無德則親戚危。數者之中，同姓最近。同姓貴戚為吾所資以立者，是謂之翰。同姓貴戚為吾所恃以固者，是謂之城。王不修德，則豈獨翰傾亦致城壞而大宗宗子皆不可保。同姓不保，王豈獨夫耳。耳可畏，孰大焉。蓋觀於厲王之世，多穆公芮良夫衛武公之言，不用价人棄而藩毀矣。百姓逐王於

彘大師敗而垣決矣用榮夷公為卿士諸侯遂不享
獻奔彘之日諸侯坐視不救大邦離而屏廢矣大爭
靖匿召公之家百姓欲殺大子召公以其子代大子
以死大宗宗子受其禍而翰與城胥壞矣凡伯之言
久而皆驗凡伯同姓也憂國憂家其意尤苦故於宗
子大宗獨危言之又重言之焉八章又為專戒僚友
之言以結全詩之意謂凡爾所為憲憲世世謔謔者
皆不敬天之故也夫今日之天其怒與變甚矣所謂
板也難也與夫蹶也虐也濟也是俱未有艾也其敢
不敬而戲豫以自慢馳驅以自恣乎夫人之於天猶
水之於地無在而不與之俱也彼其照臨甚明且旦
爾一出而有所往而天已及之矣爾一游而有所行
而天又及之矣蓋雖至暫之時至微之事而有所不
能逃也當戲豫馳驅之時仍語之以無然彼且謂天
人之道甚遠不我從也今且天鑒在茲舉目動
念無非天矣故不復言無然而直示之以無敢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疆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愆德女與是
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對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魚然于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洒爾以酒
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悔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蠲如蟾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
乎由行內曩于中國亶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
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序曰召穆傷周室大壞也○蠲蟾皆蟬也稗雅云蠲
一名蠲其首方廣有冠俗云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
亮蠲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古云腐木化為蟬又云
蚕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而化所謂蟬者謂其變蛻
而禱也鬼方遠夷之國胡新安曰夏曰獫狁商曰鬼
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其實一國而異其

名也。○詩有諷諫之義焉。變風變雅率由是也。如此詩召公傷周室大壞而作也。而通篇無一語及周室。蓋諷諫之義至此始深矣。賈山之於漢文帝也。借秦為喻。後人以為有諷諫之遺風。今此詩之言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不言周鑒殷。而言殷鑒夏。則較借秦為喻。更有進焉者矣。且文王曰。咨誰聽誰。受憑空設想。立言自妙。彘之禍。召穆公曰。吾昔者驟諫王。而王不用。以及此難也。今觀民勞之篇。則設為戒詞。列之。言以諷之。蕩之篇。又設為文王戒殷紂之詞。以諷之。其忠愛婉轉。旁引曲喻。如此則其咎不在驟諫。但如厲王者。驟諫諷諫。俱不能用。則所謂法語不從。異語不繹。吾末如之何者也。○板之詩云。上帝板板。蕩之篇云。蕩蕩上帝。皆以天之主宰言也。毛鄭云。上帝王也。王反先王之道。而蕩廢法度也。夫以天帝語君。楚詞有之。而非二詩之旨。今乃以二詩為托詞。寓言。此則毛鄭之謬也。且以蕩蕩稱天。猶論語言。則天而

曰蕩蕩無能名所謂昊天則毛傳所釋小旻既曰仁覆閔下謂之旻天矣若蕩蕩之名篇不過從發端一語命之召旻則因末章言及召公故稱之以別於小雅之小旻耳無他意也漢人續序于蕩之篇則綴之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於召旻則綴之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而毛鄭復為訓詁以暢其說然則堯之以蕩蕩則天豈亦則天之蕩蕩無綱紀文章耶而小旻之旻天疾威亦幽王也又何以不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耶此漢儒續序之謬而毛鄭相沿而不能知也○首章原疾威之天以引其端也首四句無端而怨天中二句無端而疑天末二句又無端而代天解嘲宛轉低徊立言之意甚深言天本廣大而君民者也今乃疾威而多僻何哉豈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耶雖然未嘗不可信也人自有初而無終耳命即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是也惟皆受中以生故有初

然或能者養之以福或不能者敗以取禍則鮮克有終矣蓋疾威者厲王也不言厲王而言天命有初鮮終者亦厲王也不言厲王而言蒸民二者皆微詞也二章以下皆原鮮終之故也其設為文王嘆紂之言者不斥言厲王也厲王之惡有似於紂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與亡國同政者不可存也曾是者怪之之詞也言此疆禦者也拈克者也而可使之在位在服乎且是疆禦拈克即悞慢之德也天既降此悞德以虐民矣而女又興起是人而力行之則亦不得歸怨於天矣疆禦言其殘拈克言其貪在位謂在尊位在服謂任事蓋已暗指桀夷公一流人矣三章亦借文王嘆殷而言爾當重用義類之人彼義類乃愛民者也奈何反用疆禦乎彼疆禦者以殘濟貪以辨濟奸故取怨而多對又且巧飾其惡而流言以對流言者取浮浪之言以惑主也人主惑其流言而信之則是以寇盜攘竊之人居內用事夫是呪詛頰興靡

有窮極也作詛也祝咒也屈極究窮也蓋彊禦之人欲以其貪殘之術要君而固寵不難以一身任天下之怨人主喜其力能任怨也以為公忠無援是以排眾論而用之而不知漸已陰移其怨於上矣民之怨小人也不過多對而已及其怨上遂詛咒而無極焉小人既敗而國亦隨之矣故夫對者詛咒之漸而多對者靡屈靡究之漸也可不慎哉四章魚然言其氣勢威聲如虎如狼也借文王嘆商紂而言汝既有虐民之資矣又用羣不逞之徒盛氣以凌中國不啻以作怨之人為有德之人以作怨之事為有德之事歟聚眾怨積小成大至於靡極如積德者不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此皆不能明爾之德是以無知人之明與取人之則遂使爾之背無人焉爾之側無人焉非無人也有入而無賢故也且爾自有德而不能明則豈但肯側無人哉亦且舉國而無陪臣卿士矣非無陪無卿也有陪有卿而皆彊禦拮克欽怨為德夫

是以謂之無陪無卿也五章因厲王沉酒無異於紂
又借文王嘆紂而言天未嘗使爾沉酒於酒汝自不
知用人而以不義是從是法蓋凡以酒亡其國者必
有小人進崇飲之說從而法之夫是以懲爾容止至
於明晦靡間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以晝為夜蓋飲
酒失日故棄國事而不恤如此則小人得以行其奸
矣六章借殷商言人情怨亂如蟬之鳴如羹之沸蓋
盛世之民肅亂世之民囂此其善喻也人情如是則
小者大者皆近於喪亡矣爾尚由此而行樂其所以
亡而不知自改則民怒寧有既哉蓋不獨內憂於中
國而且覃及於鬼方之遠則亦可畏之甚矣凡不醉
而怒謂之曩蓋言此時之民善怒雖不藉酒力猶盛
氣而疾視其上也七章借文王嘆紂言商今日之不
時非上帝為之也爾自不用舊人遂致舊法皆壞耳
使爾能用舊則時亦猶夫舊矣汝不用舊豈謂時無
老成乎雖無老成而先王之法尚存可按而舉也惟

其人與法皆莫有聽而用之者是以大命從此傾覆耳蓋當時必有謂滿朝無人之說者故召公就其辭以折之其實厲王之時如衛武凡伯芮良夫之輩皆老成也反覆抑揚總以見其不能用舊耳八章借文王言汝殷商今日之天下如木之仆且拔也揭然將蹶雖枝葉尚如故也而其本實已撥絕無餘矣蓋亂國若安亂邦若治四方方帖然未有變故然生民元氣已竭不可救矣殷鑒二語總結前意然但言鑒夏而鑒殷之意已自躍然蓋廢興存亡千古一轍前人鑒前人後人又將為後人所鑒可不慎哉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訂謨定命遠猶長告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
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質爾人民謹
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
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
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

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漢
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
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綵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
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
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
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

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
虐惜曰未知亦聿既老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
通其德俾民大棘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隅者角也廉者
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有廉隅故觀外可以占內以此喻有德者必有威儀
也○全詩皆自警之辭故紫陽因引國語懿戒之言
以証而以刺王為序詩者之誤耳但諷諫之術多端
凡伯召公既為戒同列之言以諷之衛武公又為自
警之言以諷之彼意蓋以為人臣必先能自責而後
能責難於君故此詩自為爾女小子之稱而使人口

誦於其側蓋武公樂於聞諫自卿以下至於工師皆
史無人不可有箴規之言而值復諫監謗惡聞其過之
主亦將使聞而知之以庶幾其一悟觀前八章諄諄
致戒而後四章則反覆求詳於聽言者蓋其諷彌苦
而其意彌深矣然則謂武公以此詩刺王亦以自警
可也即謂武公以此詩自警亦以刺王無不可也但
毛鄭必以此為對王之言而謂武公以爾汝小子稱
王是以起紛紛之論耳○首章言威儀所以觀德故
威儀之抑而又抑者必其德之可畏可象而有兼隅
者也世之自謂哲者多矣而其有威儀者少非無威
儀乃無德也哲而無德雖哲亦愚故天下極惺惺之
人即天下極曠曠之人也愚人之愚乃其本然之疾
無足怪者乃號為哲人而亦不免於愚是亦反常之
極矣二章鄭註競訓彊覺訓大言天地之間惟人最
強但能盡人之性則舉天下無與之競者而四方皆
以為訓矣有大德行則天下莫與之抗者而四國皆

順從之矣故凡大謨必有定命非朝出而夕改也遠
圖必以時告非慢令而致期也凡此皆敬慎威儀無
敢戲豫所以四方訓四國順而為萬民之法則也三
章曰今日汝雖武公使人謂己之辭非指厲王而托
諷厲王之意自見言爾今尊尚此迷亂之政以傾敗
其德惟酒是湛但汝雖湛樂是從獨不念汝所承之
緒甚重而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其明德乎蓋至
此責己之意始切矣四章承三章而言汝之所為如
此此天所不尚也無淪湑以亡如泉流湑湑而不可
止歟必當夙而興夜而寢細而近者自洒掃庭除之
類凡可以為民章者罔敢忽焉所以為民章大而遠
者自車馬弓矢戎兵凡所以戎作而過蠻方者罔不
修焉此則訂謨定命遠猶長告之實也五章言君德
修則風俗醇故人民之質可以觀德也質爾人民以
無失其日用飲食之則而又謹其侯度焉則不虞之
禍可戒矣蓋守常之道即取變之方也然其道無他

不過慎出話敬威儀而已蓋辭氣容貌皆德之符所以治民亦所以謹度也二者無不柔和而嘉美則其慎之敬之也至矣然是二者惟言尤難慎故末後以斯言之玷戒之如前章之定命長告後章之無易由言莫捫朕舌皆反覆於斯言之不可玷者也六章無上章慎爾出話而終其義凡言之玷自易心生也故慎言者無以為易而由己言之易則苟矣惟無以為苟則不易矣莫捫二句申言無易之故無言以下又再申之謂言之出也有如賈然物惡則賤售之物則貴售之且言以彰德有德有報皆理之不爽者能無易無苟至於柔嘉以順於朋友順於庶民小事則子孫繩繩不絕而萬民亦承奉而不違矣此德之所以報而言之所售也七章又終上章敬爾威儀之義言觀爾友於君子之時其頽之輯柔無敢隄越於君子之前而猶自省曰豈不有過乎蓋其防身之密如此斯可以無愧君子矣蓋敬詳之間君子小人之

別也豈待友君子之時而後辨哉必觀爾於平日之
居室也能不媿屋漏則其無所不敬可知矣故爾無
謂爾室之內不顯而莫覲也以為不顯莫覲則屋漏
媿以為不顯莫覲則厭射生矣夫鬼神體物無所不
在爾室之中皆鬼神也彼且不可得而測度矣矧可
厭射乎不厭則敬矣非敬鬼神也自敬而已故曰敬
爾威儀謂爾但敬爾之威儀而已蓋輯柔爾顏以友
君子即民勞之詩所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也爾室
屋漏莫非鬼神猶板之詩所謂出王游衍莫非天也
賢士大夫以精神遇之非悞德可親也上帝鬼神以
精神通之非怠氣可乘也蓋威儀所在即精神所在
此召公凡伯衛武公之所以三致意也屋漏語奇甚
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謂日光所漏入也白字亦奇
甚八章辟君也雖武公使人謂己為君然亦未嘗非
暗指厲王也謂君乎爾之為德必臧且嘉慎爾容止
使不愆於儀不至僭差以賊善則鮮不為民之則矣

如吾說者感應必然之效如投桃報李不能與也不
如吾說則是以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此其誑爾小
子如虹之變幻不測也可不察乎九章言柔忍之本
荏染然則可被之弦以為弓矣恭敬之人溫溫然則
可以為德之基矣蓋威儀者溫恭之達於外故抑而
又抑者德隅也恭敬者威儀之凜於內故溫而又溫
者德基也築室者基址繩直而廉隅嚴整則跂翼矢
棘鳥草翬飛之象也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故
必浮氣盡去而後浩然之氣始全蓋所謂恭人即哲
人也未有不明於理晰於事而能恭者維此哲人知
恭為德基故告以此言即順所言而行之若彼愚人
聞之反謂我言僭差而不信矣所以然者民各有心
此愚人所以遠於哲人也此章以下蓋反覆以望其
聽言故抑抑溫溫哲人愚人與靡哲不愚互相發明
雖曰自警而諷王之意已透露無遺矣十章又因其
愚而深責之所謂小子雖使人謂己之辭亦未嘗不

暗指厲王也未知臧否愚之甚也手提面命長者教
小子之常示事提耳則非徒長者教小子之常也蓋
其詳且切者如此豈猶未知乎借曰未知也則汝年
且長既有子而抱之矣蓋非知識之不開盈滿之為
累也盈則出話不慎威儀不敬而柔嘉輯柔抑抑溫
溫之意微矣使其不盈則哲矣哲則知知則成矣風
知則夙成矣蓋聽言則夙知聽言而行之則夙成夙
知晚成不心然之事也十一章天道惡盈曰明曰旦
此其所以孔昭也天之可畏如此此生皆懼得罪於
天之日欲求逸樂豈可得乎今視爾之夢夢愈令我
慘慘矣誨者諄諄不厭諄諄聽者藐藐終白藐藐不
以我言苦口為教反以我言逆耳為虐借曰未知則
小子也倏忽而耄至矣由抱子而既耄石火電光豈
可恃乎十二章告爾舊止者老成之見古昔之言也
能聽我舊言雖有既往可悔之事尚可不至於大悔
彼天方艱難國將喪矣我所言取譬非遠不過言天

道之常治亂禍福纖毫不差忒人所易見易曉者而已今爾之德惟回邪而適僻如此是以俾民困急而至於艱難喪國也蓋至此語促而詞迫已逆知有出羸之禍矣倘謂無關於王室則此與賓筵之篇皆諸侯詩也安得列於二雅哉

苑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曰牡駢駢旒旒有翩亂生
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
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

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
我圉為謀為戩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遘風亦孔之僂
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
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瘁哀恫
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
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
俾民卒狂瞻彼中林姓姓其鹿朋友已諧不胥以穀人

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
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
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
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
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通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

晉雖曰匪子既作爾歌

序曰芮伯刺厲王也○鄭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穎達云芮伯周同姓○梗水上浮木也水有斷梗則壅○召公凡伯衛武諸詩雖同一忠蓋然反覆托喻尚有望其悔悟之意至芮伯則滿腹憂憤無可抒寫欲哭不能欲言不敢惟有托之咏歌淒婉纏綿以吐熱血以洒涕淚而已蓋至此王惡已稔國難將作芮伯亦無復望其悔悟矣然則召穆凡伯衛武之刺厲王所謂諷諫之義也若芮伯之刺厲王則直謂之刺可也刺之道非一端而已也○首章憂民之病也桑葉甚盛所蔭無所不徧然捋采者不待其黃落則一朝而窮矣以比周室方隆今為貪殘之人剝剋立盡忽焉而喪下民病矣徒使我憂心不絕愴怛之意填滿於中彼昊天雖明寧遂不我矜乎使其我矜則不至瘼我下民矣二章言民所以病者以

征役之不息也。四牡騤旒，太平之盛飾。亂世之愁容，民不堪其勞，是以望車馬旌旗而心悲也。征役既繁，則亂不可平。至於無國不滅，無人不喪，則又甚矣。彼皆懼禍如火斯滅，而至於燼而國步蹙矣。此詩人所以心哀而長嘆也。三章言亂極而行止無定也。國步將滅，亦可嗟矣。何天之不我養，而使戍止既無以自安往，又無所避禍。蓋無能逃於天地之間矣。此豈君子之罪哉。夫亂世之君子，亦或立名過激，除奸大甚。至於相競以讓禍者，而今也不然。則階厲不在君子矣。然則誰生厲階乎。遂使至今為病也。蓋深罪小人之辭也。四章極言征役之苦也。我所以憂心殷殷者，念我家鄉土宇耳。蓋居邊則思內地，羈旅則思故鄉。此人情也。所以然者，生當此時，逢天厚怒，使我自西京而往，征於東陸。此身悠悠，靡定多哉。我之見病而死亡之悲也。土宇之念何時可已也。五章答其不用。

賢也爾非不好謀也然與小入謀之則謀多適足以
亂政爾非不好慎也然與小人慎之則狐疑反足以
藏奸如是則謀不若無謀慎不若無慎愈謀愈慎而
亂愈生國愈削矣我於此時告爾以憂恤之計惟誨
爾以序爵而已爵有天然之序程材授官無使賢者
受役於不肖智者聽命於愚人也是也蓋救亂必以賢
猶救熱必以濯如是則淑矣而爾不能用我言則何
能淑哉熱惟相與以及於陷溺而已濯猶浴也浴可解
熱故左傳云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
患之有鍾伯敬曰考亭以執訓持今人以水濯手豈
能執持熱物乎蓋熱曰執熱猶言熱不可解此古人
用字與處也六章言仕者必有禍也今天下遭小人
之虐如人逆風而行風咆入氣不能喘息雖民之賢
者有欲進而圖治者皆使之自云進無及矣夫誰使
之哉虐政實使之也於是棄其仕進之志稼穡力田
以代祿食蓋以仕進危而稼穡安仕進未必得祿而

稼穡可以代食仕進必至取殃而代食可以免禍去禍而就福是稼穡吾之寶也代食吾之好也七章言不仕而在野亦不安也至此而維實維好又虛語矣所立之王謂厲王也立王未滅而言滅者謂其有必滅之形也國有滅亡之形野有蟲賊之害稼穡安能無病哉哀哉此中國也皆危若贅疣矣何地可以自容且盡為荒蕪矣何人可以自救此時憔悴垂死寔得有力以憂此乎然困極則不暇念病極則不能念一勞力而後念乎然困極則不暇念病極則不能念一似乎無力以念天禍也禍至此使人欲哭八章責其獨用小人也惠順也謂順民所欲也順君所以為民瞻仰者豈有他哉秉其虛心周徧謀度考慎其輔相而已蓋致治在於用人而用人在於任相任相乃序爵之大者故必考而慎之不可輕也秉心宣猷以為考慎者不敢以私心居之不敢以己見誤之也不順之君自用而不用人獨用而不用衆中尚既固外距

又堅以為吾如是是亦可謂之善矣此所以不能通
天下之志而自有肺腸所用者特左右之私人仗使
民眩然不解發憤為狂而已九章言在位不相善也
彼鹿性尚且善羣豈在位之友乃相譖以爭乎譖則
不能相善矣是以進則見排退復見構使我進退無
地也十章譏其愚也聖人之明無所弗見即百里之
遠亦無遁情若彼愚者禍至猶狂且喜則雖近弗察
矣我當此時豈不能言哉胡若斯畏忌而不敢言耶
蓋自狀其憂諱畏譏當時監諤之事已畢露於言表
却復以胡斯二字自相詰問作歇後語吐而後吞詩
情自妙十一章譏所用皆忍人也良人者民之父母
也棄而弗用忍人者民之寇仇也念之不已上忍則
民亂矣民不避亂而反貪於亂亂之興也天下將受
其荼毒而念亂者甘心為之蓋無聊之極趨禍如鶩
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也十二章言君子小人本不
難知王自不能知也隧道也大風之所從來其道在

空谷之中猶君子小人各由其性君子所作皆式用善道彼不順之小人凡有所往其中皆垢穢而不可問矣獨奈何棄此以取彼哉十三章言王用貧人儻言路不通也大風所行有道若貧人之行則非道矣故貧人必敗善類彼非君子之道安得不敗君子之類哉我以貧人敗類之語為王言之王聽則對矣然王必不能聽也不能聽則此語但吞吐於我之喉吻間嘿誦而如醉而已蓋有懷不達不飲自醉也我亦惇惇甚矣然我豈惇哉由王弗用良人反使我心醉而如惇耳十四章責同列小人也朋友即王所用之同列者言爾今且以予之作此詩為不知矣然予豈不知而作哉予縱不知豈無偶中而弋獲者乎今以吾言往告於汝是猶陰庇於女也女反怒而赫我乎鄭箋云口拒人謂之赫是也十五章所以直窮小人之情狀也言民之貪亂而罔極者由小人大詐似信人以為諒而不知其反覆善背貪忍殘害自利而不

利於民一似夫求勝於民而惟恐弗克者是以迫民
至於此極也且民之回邪而適僻者亦由小人競力
為虐驅民走險不得已而出乎此也十六章又言民
生所以未定者亦由小人為盜以寇於民故至此極
也彼小入與君子信諒之時亦未嘗不以小入為不
可矣然而附正之言終不勝其護黨之念故始則以
小人而非小人既復以小人而詈君子反覆譁張此
其所以為盜也盜言孔甘必曲自掩覆以為詈我之
言非予言也則我既已窮爾之情正爾之罪而作爾
之歌矣然則謂我胡斯畏忌至此而有不復畏忌者
矣謂我誦言則醉至此
已有不止於誦言者矣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早

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
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
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
川旱魃為虐如愆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
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

寧瘧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風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入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序曰仍叔美宣王也○續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夫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云仍叔周大夫○漢天河也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

漢漢者水之精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釋雅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詩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而水象之在天為漢今皆倬然昭明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仰昊天有嘒其星言旱久而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按曹氏以雲漢為一物釋雅則又以雲漢為二物也靡神不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十一曰索鬼神是也牲玉薦神之物如東西牲用青玉用青圭白璧南北牲用駢玉用赤璋玄璜是也魃旱鬼也孔穎達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為風其名為魃見之大旱一名旱母毛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此詩美宣王憂旱憂旱所以憂百姓也憂百姓

而至於展轉反側則君人之心也故續序曰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也首章言索鬼神而旱如故也王曰以下則以其憂之之詞何辜今之人蓋欲引咎於己也飢饉則天降喪亂矣所以重民食也於神無不求於牲玉無所愛而天莫我聽號呼瞻戀求其所以致此者而不可得也二章徧舉諸祭於天地鬼神而旱如故也蘊隆蟲蟲者亢陽之氣蘊蓄隆盛蟲蟲然燠矣而病人也禋祀相繼不絕自郊祀皇天至於宗廟凡牲玉酒食之屬既奠之於地復瘞之於土蓋無神不尊而奉之矣然莫親於后稷之神而力不能以勝旱莫尊於上帝之時力能勝旱而不肯臨降以至耗穀下土以憂吾民則寧丁我躬而已蓋欲代民受災也三章極言旱之可畏也旱既不可推而去矣是以兢兢業業畏天之甚而如霆如雷也靡有孑遺則民不可保矣民不可保君將安托是昊天上帝亦不我遺也如是則宗社亦不可保而先祖自此兩

滅矣安得不懼也四章無可奈何而望救於親也旱既不可止矣旱勢赫赫旱氣炎炎我將庇蔭無所民命近於死亡則何所瞻仰顧望哉羣公先正凡前代有益於民者既不相助矣而父母先祖親於我者亦寧遂忍于見棄耶蓋望之以恩之詞也五章無可奈何而望救於天也滌滌山川極暮久旱之狀山童川涸無復留物如滌而又滌也羣公先正神之卑者既罔聞矣而尊若昊天上帝又不能使我逃遷於今日之世是此禍不先不後我實當之將如何而後可免也六章自反其事神之恭也言為民上者責所難逃去將何之是以甞勉而不敢去也然天何以病我以旱曾不知其致此之故豈孟春祈穀孟冬祈來年或不夙歟然既已孔風矣豈方獲之祭四方稼畢之祭社神或有莫歟然既已不莫矣其敬恭如此比明神宜無悔怒矣而不免於悔怒者此必有致之之故而曾不知其故也七章言羣工皆盡力救旱也從前章曾

不知其故而推言之曰豈羣工或不盡力歟當時諸
臣雖饑饉之際職事散亂似乎無復紀統然其為憂
旱計者衆正為百官之長者計慮窮矣冢宰為衆官
之長者形容病矣以及掌馬掌兵掌食之官左右侍
御之臣何人不以周救民生為事無有委之天數以
不能而遂止者夫其勞瘁如此則其致此者非羣工
之罪矣仰天而訴其如我之憂何也此與上章宣王
引咎之意見於言外矣八章與羣臣交勉以同天也
前既雲漢昭回此復有嘒其星則不雨者終不雨矣
大夫君子雖精神已竭而昭假無遺然死亡近矣在
我者不可不盡也爾其無棄成勞益求所以昭假者
而勉之若此者非以為我亦以定衆正也蓋民安則
大夫君子皆安未有民因而衆正定者也於是又仰
天而呼曰何時而惠我以安乎蓋雖不敢違天而終
不忍絕望於天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
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名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
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火申伯之功召伯是
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
鈞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
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饒

于鄙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
其棖式造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
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
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以贈申伯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續云天下復平能建國親
諸侯褒賞申伯焉○五嶽嵩為中嶽然毛傳云山
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
鄭云四嶽者卿士之官主四嶽之祀堯時神農之復
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
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伯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然則

此詩所稱崧高維嶽非以崧為嶽也堯咨四嶽舜巡狩止于四嶽蓋是時尚無五嶽之稱也甫侯即穆王時作呂刑者之子孫也呂侯後為甫侯故詩及禮記者故因申伯而並及之以其同為四嶽之后也介圭大圭也圭大尺二寸曰玠圭蓋王圭長三尺公桓圭長九寸侯伯七寸無尺二寸者惟為州牧則以王之介圭錫之故申伯韓侯皆有介圭此非朝會及諸侯相見所執也召司空營築城郭司空之職也○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王者不私其外戚故詩中歷敘其功業德望以及天子眷顧之隆周人欣幸之意其深美申伯之賢能稱此封典者即所以美宣王也首章言其始生之異平日之功也山之英靈實產名賢故既生甫復生申以再鐘而愈奇也翰蕃宣功之已著者也維周之翰言能夾輔王室也四國于蕃言其保障侯國也四方于宣言其澤布百姓也蓋申伯入為

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以為封謝之基也二章敘
封謝之事也申伯之先舊為諸侯故王以其疊疊勉
進于德而使之繼其事而邑於謝以式於南邦所謂
加地進爵也召伯定宅鄭重其事也世執其功謂申
伯子孫世世常有其翰蕃宣之功也三章舉徹土田
遷私人分封後之事而言之也因是謝人因其民居
稠密遂以為都也庸城也作城所以建國也徹治也
言治其井牧賦稅也徹土田以供祿食遷私人以紆
內顧分封舊制皆於王命見其鄭重然徹土田則命
召伯遷私人則但命傅御而已此又輕重之等也四
章又舉築城建廟分封時之二大事言之也申伯之
功名伯是管言凡管謝以封申伯之功皆召伯營之
也召伯雖有司空之任然以天子元老重臣而親董
其事此古今異數也如此異數必有功德乃能堪之
非但元舅之親而已有俶其城謂謝故無城今創立
之若寢廟則先宮室而成之矣寢廟成而望之藐藐

其深則就封有日矣故又錫之車馬以壯行色也五章述王命申伯之語也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擇重地以付之非漫與以國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侯圭之外別有大圭以為之寶非漫與以圭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則樹屏翰而懋蕃宣屬望殷矣此則圖居錫圭之意也毛傳云近已也鄭謂讀如彼己之子之已頗費詮解大率近語辭也猶言往矣王舅也六章王饒申伯之事也申伯信邁言君臣相得初不欲離至此始果行也饒於郟者孔氏云自鎬適申則道不經郟時宣王省視岐周故饒之於郟還南者從岐周南還於鎬然後適謝也謝于城歸猶言城歸于謝即首句信邁之意蓋眷戀天子黽勉辭去至此則果歸於謝矣及其歸謝也無復道路羈滯之苦蓋當召伯營市止宿委積有備遂無畱行凡此皆王恩意所周匝也七章至謝而周人相慶也番番言其武勇也徒御

嘽嘽儀從甚盛也南藩得人則京師根本愈固故周
入喜曰汝今其良翰矣不顯申伯言申伯甚顯也文
武是憲則不徒元舅之戚而已上言番番則其武可
知矣然武非文不宣故又兼文武而言其全也八章
重言申伯之德以表作詩之意也柔惠而不能直則
近於詭隨矣柔惠而且直剛柔相資此所以文武是
憲也揉者矯而正之之謂猶言治也治此萬邦四方
之國莫不聞其聲譽蓋其平日之樹立如此不獨入
謝而後聞也詩者工師所誦以為樂曲故曰作誦孔
碩者氣象博大也肆好者意味深長也吉甫自言其
詩則博大風則深長豈妄作哉乃以贈申伯耳蓋必
如申伯而後不虛其詩古人作詩自愛自賞如此蓋
必有非常之人而後有快意之詩苟誦得其入則言
其中所欲言非匿情而順美故其旨易暢其辭易工
也使當之者稍有慚德則作之者必有惡詞方且格
格於喉吻間安能孔碩肆好也哉此子雲美新玉鑿

銘憲所以有
媿於文詞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濟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人亦有言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
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啗啗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按國語稱樊仲山甫則是
仲山甫為樊國之君樊邑在東都畿內祖者送行之
祭因享飲焉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
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轅於門外是出門而後

祖祭故云出祖也○仲山甫不過城齊一出耳尹吉甫相之揚厲德業遂成大篇此古今贈行第一好詩也篇中為仲山甫占地步處在將城齊一事全不入講僅於第七章末句輕點曰城彼東方而已以上則言保茲天子天子是若王躬是保衮職有關皆冠冕鄭重若謂山甫重臣也自宜朝夕啟沃城齊瑣事不過偶以相煩耳故末以式造其歸仲山甫永懷結之謂山甫身在東方心在王室而山甫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意已於言外見之矣大凡送人遠行詩不言行而言歸餞人出外詩不言外而言內皆題外波瀾也○首章以天生凡民之同以見山甫同中獨異也言天地間莫非物也有物必有當然之則與生俱來不可越也是乃民所秉執以為常道故於美德莫不好之而况天視有周周家先代昭明之德感格於天以保佑後之天子而篤生賢佐如仲山甫者乎蓋於秉彝之中而淑氣獨鍾所關於國家運會不小也二

章言其德也德之柔者患不能嘉是不過乎則者也
柔嘉之見於外者令儀令色是也柔嘉之徹於內者
小心翼翼是也古訓是式者以柔嘉為學問也威儀
是力者令儀令色勤而不懈以柔嘉為進修也上以
承順乎天子此柔嘉也下以宣布乎王命亦此柔嘉
也故柔嘉維則之道即五章所謂柔不如剛不吐者
也朱紫陽曰入之資稟有以柔勝亦有以剛勝者如
范文正富鄭公是剛德勝者也如范忠宣范淳夫趙
清獻蘇子容是柔德勝者也但柔而非一於柔所謂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是也若夫進德之功則剛健不
息而已三章備言仲山甫之職也式是百辟冢宰之
任也王躬是保師傅之尊也北斗為天之喉舌王亦
有喉舌焉出將王命入而復之端揆之地絲綸之所
出入者也賦政于外六官之長布政於四方者也發
發以應之也蓋必有是全德而後命之全職也四章
言山甫之盡職也肅肅尊嚴之意王命即上章所謂

王命山甫也王命付托重尊嚴惟山甫奉而行之
邦國之政有順有否惟山甫明而辨之此其人非明
且哲者不能也蓋天下惟達於事晰於理者禍患所
不得而犯也人惟誤以巧趨詭避為明哲遂誤以偷
生苟容為保身皆其平日視身大輕所以視富貴勢
利大重視君父國家大無情惟君子視此身為君父
國家社稷生靈所倚為安危存亡之身愛而寶之敬
而守之不以富貴勢利損其真而虧其氣則誠之至
也誠壹之至明哲生焉明哲則保身不待言矣故繼
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人臣而以事一人為心此其
所為明哲此其所以保身蓋天下智巧之小人每足
殺身而誠壹之君子乃可保身則以自謂智巧者皆
天下之愚人惟誠惟壹乃可以稱明哲也是故不重
其身者以其身為富貴之身則不足以保身重其身
者以其身為君父家國之身故足以保身然則居上
不驕為下不倍既明且哲之謂也功蓋天下而主不

疑位極入臣而衆不忌以保其身之謂也若夫揚雄之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此則諱明哲保身之詩以誤其身并以誤天下後世者也五章言其遇人剛柔合宜也吐茹者取喻於食物而言也遇入之柔者則茹之遇人之剛者則吐之此常情也惟柔嘉之山甫不隨人以分剛柔故常不茹不吐惟不茹故不侮矜寡惟不吐故不畏疆禦自守既定則非見物而遷者也六章言其德之至可以格君也德非可以輕重言謂之輕者以其為人所固有隨人可舉然而鮮克舉者物有所蔽斯力有所虧也惟仲山甫才全力厚故能舉至重亦能舉至輕蓋舉至輕者難於舉重以如毛之小見有所不能及權有所不能設力有所不能施也惟能舉則愛之矣愛者好德之本懷也愛而莫助愛之至也助生於所不足彼無不足我何能助既莫助矣而欲助之心猶不容已此其所以愛也德既能舉斯可以致用矣以己之德補

君之闕此格心之事而保茲天子之道也七章言山甫出往城齊也重言四牡征夫八鸞者繪其車馬從之盛點綴其行色也每懷靡及以惟恐弗勝任為懷所謂夙夜匪懈也城彼東方毛云去蒲姑而遷於臨淄按史記世家齊大公封營丘五世胡公徙蒲姑子獻公徙臨淄但在夷王之時與此稍異然諸侯遷都築城必稟王命天子親命重臣為董其事諸侯不敢擅也東遷以後天子若贅旒無復此制城邢城楚丘出自方伯之命矣宣王當厲王失政之後能行大典故全詩雖吉甫美仲山甫之詞而序以為美宣王蓋推作者之隱而言之也八章望其邁歸因以表作詩之意也式邁其歸欲其畢事而歸也蓋每懷靡及任事者之虛衷而式邁其歸好德者之願望也穆如清風自言其詩意味深長如清冷之風足以開人之懷而暢人之志則以仲山甫身在東方心存王室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無時不以保王躬補王闕為念故

以此清冷之風暢而慰之庶幾不至永懷以傷其心耳然前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古人誦美大臣功德旣不嫌自著其名字且復自讚自評賞心得意如此亦以其所贈之人足以不愧此詩所謂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績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篚第錯衡玄衮赤芻鈞膺鏤錫鞞靽淺幟條草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

父饒之清酒百壺其醴維何魚鱉鮮魚其藪維何維筮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
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
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鱮甫甫鹿鹿嘒嘒有熊有羆有猗
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
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

伯實墉實堅實畝實籍獻其纚皮赤豹黃羆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交龍曰旂綏章者染烏羽或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第漆箠以為車蔽鈎膺繁纓也毛云馬眉上飾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是也孔氏曰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上也鞞車鞞中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鞞鞞則以去毛之皮施於鞞之中矣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毛也懷隋幘字異而義同皆所以覆鞞也玉藻云有羔幣鹿幣春官中車犬幘紆幘皆有毛之皮為之覆在鞞上也儻草纒首也以儻皮為纒其有餘而垂者謂之草也金厄以金為小環纒搯纒首也搯與厄同筍竹萌也蒲始生水中心入地莠大如七柄生噉之甘脆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弟也蓋嫡妻有娣有姪二國之媵亦各有娣有姪則是一娶九女也纜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豹似虎其花如錢而小於虎又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借霧氣以成其文彩也赤豹毛赤而文黑也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纜言皮則豹羆亦獻其皮也○穆王之時荒服不朝夷王覲禮不明下堂而見諸侯厲王失政諸侯畔之故崧高之建國親諸侯此宣王中興曠典也韓奕之除喪入朝見天子而聽命嗣位尤中興曠典也故序皆曰美宣王也余以此推明作序者之意此亦春秋微旨也○首章言韓侯入朝而天子命之也梁山韓國之重鎮故美其山之貌奕奕謂之韓奕也韓為周同姓武王之後也韓侯嗣位來朝受命而歸故詩人送之言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此以朝周者也言韓侯而及於梁山言梁山而及於禹甸詩人之波折委徐也王親命之重其嗣服之始也以下

則親命之詞續戎祖考謂其繼世為諸侯也無廢朕命警戒之詞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勤而能敬也能如是則無廢朕命矣故又勗之曰朕命既出不復改易苟四方之國有不來庭者汝則幹而正之以佐爾辟可也幹者使之畏威懷德不庭者皆來庭也佐指韓侯辟者宣王自謂也二章述王所錫之禮也首二句從韓侯觀時所乘之車馬言之也介圭二句韓侯所執之贄也淑旂綬章王所錫之旂尊第錯衡王所錫之車玄衮赤舄王所錫之服鈞膺鏤錫王所錫之馬而鞞鞞淺幘又屬之車儻草金厄又屬之馬則言其備也凡此皆嗣服諸侯之禮也三章述王所餞之事顯父餞之王餞之也清酒五句燕之盛也路車乘馬餞行之時又從而錫之蓋殊恩也燕胥猶相燕也四章言韓侯既觀而親迎以歸也汾王者厲王奔彘之時在汾水之上遂謂之汾王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也顯父周卿士厲王之壻姑其姓也韓侯迎止五句

言其親迎之盛也。諸娣四句言韓姑來嫁之盛也。不言韓姑而言諸娣之美。又從韓侯一顧上點染生色。此詩家趣致生動以閒冷為閒熱者也。五章韓姑于歸也。其實詩人專美韓侯耳。今乃以美蹶父為女擇婿之能及韓國風土之饒。韓姑從夫在韓之樂而美韓侯之意自在言外。可謂巧於立說矣。六章言王之委重于韓而勉其修職以終首章。續我祖考幹不庭方之意也。言韓城之博大者。名公昔日以燕來營之也。爾韓之先祖乃武王之子。封之於此。能因是百蠻而羈縻馴服之。今王復錫韓侯以追貺。諸夷奄受此方荒服之國而為之。方伯其任重矣。韓處北陲慮患宜詳。實墉實壑以固其圉。實貳實籍以足其食。且貢獻者諸夷所觀望也。三獸之皮以其方物來供歲事。所以表率追貺使之來享。來王幹不庭方之功。莫大於此。故終以勉之。

江漢浮浮武夫洎洎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
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
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名虎來旬來宣文
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
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玉

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永嘉陳氏曰：淮之南北皆有夷，徐州有夷，淮北之夷也。楊州有夷，淮南之夷也。江漢所伐，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所由入之路矣。常武所伐，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境矣。呂東萊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耳。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芳香條鬯也。爾雅：彝，白鬯。註云：尊彝為上，壘為下。占居中，故曰占中尊也。六月采芑，與江漢常武皆宣王征伐之事也。然一列之變，小雅一繫之變，大雅者不獨詩之體裁與樂之廉肉豐殺微有區別，乃其文詞則小雅詳贍，大雅莊嚴。且六月采芑為燕勞吉甫方叔之詩耳，而常武江漢

一則天子錫土一則天子親征命題亦自有大小也
○首章出師也前四句言兵勢順流也來求其渠
魁也後四句言軍容已整也來鋪陳師致討也匪安
匪紆謂人心競勸不敢即安也即此精神鼓勵當出
師之始已有吞淮夷之氣矣二章成功也經營可以
告成蓋以謀勝非以力取也宣王之時北伐獫狁南
征蠻荆淮夷又定矣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成功告
于王也四方平則王國定矣時靡爭則王心寧矣此
其所以告成也三章平淮之後疆理其地也式辟四
向王命之詞也辟闢也徹疆土則式辟之事也甫平
淮夷而即治其疆土似乎病民而急民矣然而匪病
匪急也以徹法者王國一定之制所謂極也於是疆
之以正其經界理之以分其土宇至於南海之遠而
止言南海則淮夷之地盡矣四章因賞功而述祖德
以勗之也召虎召穆公也召公則召康公奭也句栢
宣布也十日為旬故曰徧也戎公謂爾功也言王以

平淮之事命虎徧治而宣布之蓋由文武之時汝祖
召公實為楨榦汝今之功毋以為子一人之故也汝
祖召公是似矣汝既開敏汝功則我當錫汝以祉矣
蓋勉以先業而又期以後効也五章言錫祉之事而
述其辭也釐以圭瓚秬鬯以供祭祀又告于文王之
廟錫以山川土田者祭統所云賜爵祿必於大廟蓋
所以祭之且示不敢專也且使王在鎬京而使召虎
受命岐周如文武封康公禮以待之蓋岐周周室所
由興召康公英爽之所憑藉故使之就之蓋古之勉
勵臣子者無他惟動之以忠孝而已教之以孝乃所
以教之忠也若曰此山川土田非吾之有吾祖文武
之賜也而汝今日江漢之功亦非汝之功汝祖召公
之教也使虎忠孝之心油然而生思所以不負召康
公思所以不負文王武王則必不負宗社不負朝廷
矣故虎當此時感恩圖報無以為地但稽首颺言以
天子萬年致其區區祝頌之私然非區區祝頌所能

盡矣六章召虎受賜而拜祝也鄭箋云此虎答王命時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祖受成王命之詞如此則天子萬壽以下皆康公之語非召虎語矣豈不舛謬朱紫陽又謂四章策命之詞此章則虎作康公之詞蓋勒策命之文於廟器之上而銘其後也後儒沿之遂謂前之虎拜稽首者拜於文廟後之虎拜稽首者拜於家廟但從來豈有櫛括功臣策命及廟器銘而可為詩者乎且豈有王言不答君命未拜而遽拜文廟者况方拜文廟旋拜家廟當時畫錦之榮後人何從見之憑空杜撰尤屬可笑不知三章王命召虎以下詩人述王言也四章王命召虎以下亦詩人述王言也其言未畢故以五章釐爾圭瓚六句終用錫爾祉之意虎聞王言而拜稽首曰天子萬年其語亦未畢故六章復以虎拜稽首接之皆一時對王祝頌之語故曰對揚王休蓋君勉臣以法祖臣祝君以萬年此颺言之體也古人文字與重質典

作天子賞功語卽似功臣策命作臣子祝頌語卽似鼎彝銘文紫陽因五章似策命遂疑其為策命六章似鼎彝銘遂疑其為鼎彝銘耳豈必真有是事哉對揚王休謂聞王言而對答以宣揚王之休美也考戒也謂王勉以召公是似又以先公待召公之禮待之敬不為召公作成以答王意乎作召公成謂召祖始之虎成之也於是復申前祝曰天子萬壽而又望其長享令聞且勉之以文德蓋忠臣愛君必所以長久而告以所不足淮夷之役虎以武功事王而乃云矢此文德洽此四國蓋從出車設旗之後而欲進於干羽兩階之化也令聞不已此之謂乎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

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首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
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
駭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
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
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
王曰還歸

序曰召穆公美宣王也。淮夷恃遠負固，其為周室之梗，非一日矣。當武王既崩，同武庚管蔡以叛者，此淮夷也。既而同奄以叛者，此淮夷也。成王封伯禽之時，又同徐夷以叛者，此淮夷也。穆王之世，又同徐夷以伐西周，至於河上者，亦此淮夷也。宣王即位，既命召虎以平淮南之夷矣，又命皇甫以討淮北，又命程伯休父副之，又自將以親征之，自親征一出而夷五以來，衰玩之氣，忽如雷霆乍驚，日月重光矣。此召公所以為詩，志美而首之，以赫赫明明也。○首章親命大將也。南仲見出車篇，鄭云南仲，文王時人，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命將而言及其祖者，表世功也。冢宰以下六卿也。大師而下三公也。王命卿士，大師皇父，蓋皇父以六卿而兼三公也。然十月之交，幽王時亦有皇父，豈與此皇父為兩人乎？未可知也。赫赫言王命將隆盛，明明言其光顯也。整六師，謂親征也。蓋宣王親征淮北，而命大將皇父整修其戎。

事師嚴器備既敬而不驕肆既戒而不妄殺所以惠
此南國而為時雨之師也二章策命副將也是時尹
吉甫掌王策命故王命尹氏策程伯休父為司馬蓋
皇父以六卿兼三公為大將而程伯休父以六卿副
之也程畿內邑伯爵休父其字也左右陳列謂左右
結隊而行也戒我師旅所以嚴紀律也率循也循彼
淮浦以淮水環繞於徐故環而視其要害也省此徐
土謂省視徐之土地以用師也兵宜神速師老無功
毒民妨農故不畱不慮則徐人三農之事可就緒也
命大將曰既敬既戒命副將曰不畱不慮師嚴而戰
師克而敬大哉王言行兵之道備是矣三章王師在
途徐人震驚也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言天子親征威
靈氣燄如此也雖以天子之威靈氣燄然必紆徐保
安而後作而動焉蓋其慎也夫用師者急則輕敵緩
則縱敵今匪急而紹匪緩而遊而徐方無不驛駭震
驚有如雷霆之作於上而如是之震驚者蓋用兵之

法攻其心奪其氣而已今之繹騷震驚徐夷之心已
駭氣已奪矣四章王師至淮而無敵也震者其聲也
怒者其色也闞怒貌虎之自怒號然非激而使之怒
也鋪者盛陳其旅敦者厚集其勢仍執言其氣勢之
大若就而執不費力也蓋極狀當時王怒於上將怒
於下師徒衆盛屯集於淮浦之間其勢甚大執之不
勞當時淮浦之上截然其不敢近則非徐夷之淮浦
而王師之所也五章極言王師之所以制勝也嗚嗚
築言其盛也如飛六句是六韜中最精之語非深於
兵者不能言之如飛如翰近矯而疾速也如江如漢
險阻而廣肆也如山之苞靜翁而難撼也如川之流
動闞而莫禦也縣縣不絕首尾相應如環無端也翼
翼不亂左右相輔如翅斯張也不測者出鬼入神人
不得而知也不克者握奇據勢人不得而敗也此所
以能洗濯徐國也六章歸功於天子也王之謀猶信
實不欺非以詐力相尚也而徐方既附而來矣徐方

既集而同矣此雖諸臣之功而即天子之功也蓋天子無功天子之德乃其功也彼諸臣之功不過奉行天子之德威而已向者儼猶蠻荆已服其罪矣獨茲淮徐未附耳今四方皆平徐方之人稱臣來庭向化不同則王師振旅而歸矣復何求哉蓋美不忘規慮其狃勝而喜功故於卒章首言允塞終言旋歸亦猶江漢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之意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

為臬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鞠人忤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
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
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
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感
涕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梟與鴉異，梟音朽，鴉音驕。梟不孝鳥也，梟鳥食母猶獸中之獍，能食父也。蓋梟賊其親者也。鴉攫鳥子而食，賊及他人者，鴉恠鳥鴉也。鴉鷓也，卽墓門之有鴉萃止也。○小雅正月之章，刺幽王也，但褒姒滅之一言止耳。此篇反覆感嘆，無非指摘褒姒者。惟三章兼言婦寺五章，則指介狄以動之，蓋從古女寵未有不與宦監相緣為奸者。而夷狄之禍皆以女戎為亂者，此他日所以有驪山之事也。然當時設有正人在朝，當不至此。詩人所以痛憤於姦賊而傷心於人之云亡也。○首章言仰天而天不我惠，我亦甚病而不寧矣。且降此大厲，使國人靡有所安。至於士民皆病者，皆由小人任事如姦賊之害稼穡，無有夷屈之日，所以網罟之害至今不收。亦無有夷瘳之日也。填病也。夷平也。匡止也。言褒姒而先言姦賊網罟者，謂此幽王昏淫之所致也。二章又以姦賊網罟之害而痛言之。前四句削奪之不當。

後四句刑罰之不中也蓋網罟之害如此此小人所以為蠹賊也三章蓋言亂本也哲者足智多謀之謂男子而足智多謀此國家所賴也故足以成城若婦人安用哲為哉婦人而具男子之智謀必至倒持男子之威柄而用之朝廷之政出自宮幃之內國家從此多事矣故哲婦必至於傾城也此以言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妖治既足以惑主智謀又足以要君使吾君惟言是聽則雖此懿美之哲婦而實則梟鷂也梟鷂之鳴足以禍人哲婦之言足以禍國一而已矣所以然者婦人長舌為亂之階也然則昊天所以不惠者豈降亂自昊天哉婦人亂之耳夫正人君子之言教我者也誨我者也若長舌婦人之言豈教豈誨哉捷給以蒙其奸飾辭以亂其實柔聲以售其巧是維婦人寺人而已言婦而兼及寺者小人女子乘人主之醉飽以為譏誣其智一也故寺人必倚宮掖以成內援而女謁亦必藉閹宦以與外政內外相蒙

此所以至於傾城也。四章極言哲婦之害也。婦人之惡能探人主之隱窮而究之，以探人主之喜怒如鞠獄者必窮其原本而後已，彼其窮之之意不過恃害與變忒二者而已。彼始則譖人，既而所譖不驗，與其前言相背，在他人或自咎曰：此無所極之言，吾之愚也。彼則不咎其不極矣。且曰：此何足為慝乎？蓋婦人憑寵恃智，以謂吾言縱背，君知之而必不我罪，故敢於妄誕而不自以為慝也。夫婦人之無與公事，譬如君子之不治商賈也。今賈物而有三倍之利，君子識之，此豈君子所宜哉？婦人休其蠶織，而有公事，亦若是而已。蓋古者王后皆以蠶織為事，世婦奉繭以獻於夫人，夫人副禱而受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子，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使繅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成而若服之，以祀先王先公也。五章言天何以責王，而見災乎神，何以不福王而富之乎？蓋以王將有夷狄之禍，舍之弗慮，乃以子之謙言而忌。

是不忌禍而忌福不忌寇賊而忌忠臣也夫天降不祥所以警王也王而弔之遇災知懼則不祥者反祥矣今不弔不祥淫荒於色顛倒威儀大不類於天子此雖褒姒為之厲階乎然亦當時無正人君子來兩輔之遂使蠱賊肆其綱罟婦人憑其長舌使我邦國殄絕而瘁病也蓋女寵與奸人闈寺夷狄此四者皆陰類也一陰相召其類畢至寵一褒姒而奸人夷狄闈寺皆乘之以為亂可不畏哉六章因上章入之云亡而反覆嘆之言天之降此綱罟也亦紛至而優多矣人之云亡也殄瘁之禍亦我心之所憂矣天之降此綱罟也亦迫危而幾及矣人之云亡也殄絕之禍我心不僅憂而且悲矣七章厥沸泉湧出貌湧泉之源所由出者深猶我心之憂所從成者久也亂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我適當之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心藐藐不測雖極壞大亂之時無不可以鞏固者王能回天而無忝厥祖則雖無補於前而亦可式救

爾後蓋善後在於法祖而法祖可以回天忠臣惟不絕望於君所以不絕望於天故始曰昊天不惠猶望惠於天也繼曰亂匪降自天又曰天何以刺皆不欲委咎於天之辭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瘵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賁靖夷我邦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
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稽
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溲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
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禧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苴水中浮草也樓苴謂
旱歲之草枯槁無潤如苴之樓於木上也按苴有數
種梅誕生云麻之有子者曰臬無子者曰苴又苴菜
又苴杖以竹為之喪記註云苴者黠也言其貌若蒼
苴也又苞苴謂藉也以果實相遺者裹而藉之已上
皆音疽而此則水上浮草音茶也○板之詩序云凡
伯刺厲王作也此與瞻卬二篇序皆稱凡伯刺幽王
豈凡伯之子歟若出一人則自厲王末季越共和及
宣王至幽王卽位蓋七八十年凡伯已百餘歲矣然
凡為周公之胤同姓世臣休戚共之故三詩皆極其

沉痛而此與瞻仰則辭更危意更悲蓋幽王之昏浮
於厲王而驪山之禍亦甚於奔彘也○首章言是天
疾威於上故喪亂之降篤於下病我飢饉至於民盡
流亡使內之居與在外之邊圉無不荒虛矣然其致
此者小人也故下章及之二章言天之降此罪咎於
民使民手足無措者亂不在外而在於內如蠹之賊
稼亦在內而不在外也註潰也蠹賊之人自為內潰
方且昏亂其神志祿喪其精神而不思恪共其職業
但相與潰潰為邪僻之行耳此其人豈可靖夷邦國
哉而乃使之靖夷我邦其可乎三章臯稟頑慢訛
謗毀也孔填與瞻仰篇孔填毛朱皆訓甚久不如以
甚病訓之為妥蓋賢者憂時而病也言小人頑慢謗
毀有玷於朝而王曾不知其玷至於憂國憂時之君
子兢兢業業其心若有甚病而不敢即安者乃更見
貶斥用者非賢而賢者不用則亦顛倒謬亂之極矣
四章言民生憔悴如陸草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水

草之棲木而不濡其澤生意盡矣凡皆蝨賊昏祿之人傷其根殘其技以至於此故我相此邦無不潰亂者也嚴華谷曰谷風有洌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於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召旻潰潰回適無不潰止潰亂也蓋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其理一也五章俯仰今昔感慨情深若曰昔日之富豈若今日之病也而今日之病不意如茲之甚也彼賢奸之辨譬諸疏糲精神區以別矣奈何不自替廢以避賢路顛使我愴况無緒相引以長也蓋幽王之世賢奸倒置故詩人絕望於王而反致望於小人不能使君子登朝而但欲使小人退位明知君子不能去小人而尚冀小人之或避若子蓋無聊之思不必然之詞也時與是同况同六章頻與潰同崖也言亂之所以甚者以人皆昧於亂之所由始也譬如池水必自崖而注泉水必由內而涌池之竭也崖無水

以注之也而今也不云自塵泉之竭也內無水以涌之也而今也不云自內則感之甚者也如是而其害天下也亦甚溥矣我一入道能獨免故又曰此豈不哉我躬乎非專為身憂也乃深嘆其害溥之極耳但誦此詩者不言如池之竭如泉之竭而曰池之竭矣泉之竭矣非比非賦吞吐含蓄意在言外費力詮註反失其旨朱子語錄云看詩不須索解只平地涵泳自得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如朱子此語斯真能解詩者也七章言昔文武受命之日不自為治也所用多賢不止召公一人然有如召公者能令先王日闢國百里而今也不然此吾所以傷心而長嘆也然今之人豈遂無故老舊臣乎此章無限苦情舉凡伯所不欲言不忍言者皆以於乎哀哉四字發之且始但言先王用召公以闢國而不言今日棄賢以感國然言闢國之故而感國之故不言而自見矣末但云有舊而不言用舊然言有舊而舊之當用亦不

待言而自見矣蓋詩人感嘆之意直露反淺含蓄乃深也至於瞻仰卒章勗以皇祖此詩卒章勗以召公瞻仰卒章望其救後此詩卒章告以有舊皆於大壞之後尚有不忍絕望之詞此則凡伯之厚也

周頌詒

頌之爲言容也治功成而頌聲作焉此
容也美盛德之形容而以成功告於神明其在康公攝
政成王卽位之後乎故其頌文武也不專頌文武而頌
其主祭之曾孫若謂吾祖吾父之功德此不待頌而後
見也今日者曾孫太平之福實吾祖吾父所詒燕焉有
曾孫如是以纘服而承祀則吾祖吾父其亦庶幾無憾
矣是故頌者廟中之詩也然有爲祀事而作者亦有因



之形

言解
祀事之後而弁及焉者訪落敬之小毖諸篇是也其聲
謂之頌者其初雖非爲祀事而作既作之後大師樂生
取而被之絃歌以告神明後世子孫遂襲而用焉其事
不一然其旨和樂其辭肅穆其音雍容悠遠則一也記
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矣夫取
朱絲而練之以爲絃則聲濁取瑟底之竅而疏通之則
聲遲一人唱之三人從而嘆之則其和寡聲濁而遲和
者又寡此非極音也然其中有不盡之遺音焉蓋至文

無文至音無聲無文者文所不能盡無聲者聲所不能盡聲不能盡而其冷然之韻悠然之情令人尋繹於絲肉唱嘆之外低徊而不可窮故曰遺音也是以風雅諸詩作者以能盡爲工而頌詩作者又以不盡爲工此不獨絲肉唱嘆之道亦可因文詞以想見其大略也